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T14n0476

說無垢稱經

唐 玄奘譯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 次
  - 1 序品
  - 2 顯不思議方便善巧品
  - 3 聲聞品
  - 4 菩薩品
  - 5 問疾品
  - 6 不思議品
  - 7 觀有情品
  - 8 菩提分品
  - 9 不二法門品
  - 10 香臺佛品
  - 11 菩薩行品
  - 12 觀如來品
  - 13 法供養品
  - 14 囑累品
- 卷目 次
  - 001
  - 002
  - 003
  - 004
  - 005
  - 006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 黑白 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476 [Nos. 474, 475]
說無垢稱經卷第一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序品第一

如是我聞：
一時薄伽梵住廣嚴城菴羅衛林，與大苾芻眾八千人俱、菩薩摩訶薩三萬二千——皆為一切眾望所識，大神通業修已成辦，諸佛威德常所加持，善護法城能攝正法，以大師子吼聲敷演，美音遐振周遍十方，為諸眾生不請善友，紹三寶種能使不絕，降伏魔怨、制諸外道，永離一切障及蓋纏，念、定、總持無不圓滿，建立無障解脫智門，逮得一切無斷殊勝念慧等持陀羅尼辯；皆獲第一布施、調伏寂靜尸羅、安忍、正勤、靜慮、般若、方便善巧、妙願、力、智波羅蜜多，成無所得不起法忍，已能隨轉不退法輪，咸得無相妙印所印，善知有情諸根勝劣，一切大眾所不能伏，而能調御得無所畏；已積無盡福智資糧，相好嚴身色像第一，捨諸世間所有飾好，名稱高遠踰於帝釋，意樂堅固猶若金剛；於諸佛法得不壞信、流法寶光、澍甘露雨，於眾言音微妙第一，於深法義廣大緣起；已斷二邊見習相續，演法無畏猶師子吼，其所講說乃如雷震，不可稱量過稱量境；集法寶慧為大導師，正直審諦柔和微密，妙達諸法難見難知；甚深實義隨入一切，有趣無趣意樂所歸，獲無等等佛智灌頂，近力無畏不共佛法；已除所有怖畏惡趣，復超一切險穢深坑，永棄緣起金剛刀仗，常思示現諸有趣生；為大醫王善知方術，應病與藥，愈疾施安；無量功德皆成就、無量佛土皆嚴淨，其見聞者無不蒙益；諸有所作亦不唐捐，設經無量百千俱胝那庾多劫讚其功德亦不能盡——其名曰：等觀菩薩、不等觀菩薩、等不等觀菩薩、定神變王菩薩、法自在菩薩、法幢菩薩、光幢菩薩、光嚴菩薩、大嚴菩薩、寶峯菩薩、辯峯菩薩、寶手菩薩、寶印手菩薩、常舉手菩薩、常下手菩薩、常延頸菩薩、常喜根菩薩、常喜王菩薩、無屈辯菩薩、虛空藏菩薩、執寶炬菩薩、寶吉祥菩薩、寶施菩薩、帝網菩薩、光網菩薩、無障靜慮菩薩、慧峯菩薩、天王菩薩、壞魔菩薩、電天菩薩、現神變王菩薩、峯相等嚴菩薩、師子吼菩薩、雲雷音菩薩、山相擊王菩薩、香象菩薩、大香象菩薩、常精進菩薩、不捨善軛菩薩、妙慧菩薩、妙生菩薩、蓮花勝藏菩薩、三摩地王菩薩、蓮花嚴菩薩、觀自在菩薩、得大勢菩薩、梵網菩薩、寶杖菩薩、無勝

菩薩、勝魔菩薩、嚴土菩薩、金髻菩薩、珠髻菩薩、慈氏菩薩、妙吉祥菩薩、珠寶蓋菩薩，如是等上首菩薩摩訶薩三萬二千。
復有萬梵，持髻梵王而為上首，從本無憂四大洲界為欲瞻禮供養世尊及聽法故來在會坐；復有萬二千天帝，各從餘方四大洲界亦為瞻禮供養世尊及聽法故來在會坐；并餘大威力諸天、龍、藥叉、健達縛、阿素洛、揭路荼、緊捺洛、莫呼洛伽、釋、梵、護世等悉來會坐；及諸四眾——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俱來會坐。
爾時，世尊無量百千諸來大眾恭敬圍繞而為說法——譬如大寶妙高山王處于大海巍然迥出——踞大師子勝藏之座，顯耀威光蔽諸大眾。
時廣嚴城有一菩薩，離呫毘種，名曰寶性，與離呫毘五百童子各持一蓋，七寶莊嚴，往菴羅林詣如來所，各以其蓋奉上世尊，奉已頂禮世尊雙足，右繞七匝却住一面。
佛之威神令諸寶蓋合成一蓋，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而此世界廣長之相悉於中現。
又，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大寶妙高山王、一切雪山、目 真隣陀山、摩訶目 真隣陀山、香山、寶山、金山、黑山、輪圍山、大輪圍山、大海、江河、陂泉、池沼，及百俱胝四大洲渚、日、月、星辰、天宮、龍宮、諸尊神宮，并諸國邑、王都、聚落，如是皆現此寶蓋中。
又，十方界諸佛、如來所說正法皆如響應，於此蓋內無不見聞。
時諸大眾覩佛神力，歡喜踊躍，歎未曾有，合掌禮佛瞻仰尊顏，目不暫捨默然而住。
爾時，寶性即於佛前右膝著地，合掌恭敬，以妙伽他而讚佛曰：

「目 淨脩廣妙端嚴，　皎如青紺蓮花葉，
已證第一淨意樂，　勝奢摩陀到彼岸。
久積無邊清淨業，　獲得廣大勝名聞，
故我稽首大沙門，　開導希夷寂路者。
既見大聖以神變，　普現十方無量土，
其中諸佛演說法，　於是一切悉見聞。
法王法力超群生，　常以法財施一切，
能善分別諸法相，　觀第一義摧怨敵，
已於諸法得自在，　是故稽首此法王。
說法不有亦不無，　一切皆得因緣立，
無我、無造、無受者，　善惡之業亦不亡。
始在佛樹降魔力，　得甘露滅勝菩提，

此中非心意受行，　外道、群邪所不測。
三轉法輪於大千，　其輪能寂本性寂，
希有法智天人證，　三寶於是現世間。
以斯妙法濟群生，　無思、無怖、常安寂，
度生、老、死大醫王，　稽首無邊功德海。
八法不動如山王，　於善、不善俱慈愍，
心行如空平等住，　孰不承敬此能仁？
以斯微蓋奉世尊，　於中普現三千界，
諸天、龍、神宮殿等，　故禮智見功德身。
十力神變示世間，　一切皆如光影等，
眾覩驚歎未曾有，　故禮十力大智見。
眾會瞻仰大牟尼，　靡不心生清淨信，
各見世尊在其前，　斯則如來不共相；
佛以一音演說法，　眾生隨類各得解，
皆謂世尊同其語，　斯則如來不共相；
佛以一音演說法，　眾生各各隨所解，
普得受行獲其利，　斯則如來不共相；
佛以一音演說法，　或有恐畏或歡喜，
或生厭離或斷疑，　斯則如來不共相。
稽首十力諦勇猛、　稽首已得無怖畏、
稽首至定不共法、　稽首一切大導師、
稽首能斷眾結縛、　稽首已住於彼岸、
稽首普濟苦群生、　稽首不依生死趣。
已到有情平等趣，　善於諸趣心解脫，
牟尼如是善修空，　猶如蓮花不著水。
一切相遣無所遣、　一切願滿無所願，
大威神力不思議，　稽首如空無所住。」

爾時，寶性說此伽他讚世尊已，復白 佛言：「如是五百童子菩薩皆已發趣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彼咸問我嚴淨佛土。唯願如來哀愍，為說淨佛土相。云何菩薩修淨佛土？」
作是語已，佛言：「寶性！善哉善哉，汝今乃能為諸菩薩請問如來淨佛土相及問菩薩修淨佛土。汝今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等分別解說。」
於是寶性及諸菩薩咸作是言：「善哉，世尊！唯願為說，我等今者皆希聽受。」
爾時，世尊告眾菩薩：「諸有情土是為菩薩嚴淨佛土。所以者何？諸善男子！一切菩薩隨諸有情增長饒益，即便攝受嚴淨佛土；隨諸

有情發起種種清淨功德，即便攝受嚴淨佛土；隨諸有情應以如是嚴淨佛土而得調伏，即便攝受如是佛土；隨諸有情應以如是嚴淨佛土悟入佛智，即便攝受如是佛土；隨諸有情應以如是嚴淨佛土起聖根行，即便攝受如是佛土。所以者何？諸善男子！菩薩攝受嚴淨佛土，皆為有情增長、饒益、發起種種清淨功德。諸善男子！譬如有人欲於空地造立宮室，或復莊嚴隨意無礙，若於虛空終不能成。菩薩如是，知一切法皆如虛空，唯為有情增長、饒益、生淨功德，即便攝受如是佛土。攝受如是淨佛土者非於空也。

「復次，寶性！汝等當知：發起無上菩提心土是為菩薩嚴淨佛土，菩薩證得大菩提時，一切發起大乘有情來生其國；純意樂土是為菩薩嚴淨佛土，菩薩證得大菩提時，所有不諂、不誑有情來生其國；善加行土是為菩薩嚴淨佛土，菩薩證得大菩提時，發起住持妙善加行一切有情來生其國；上意樂土是為菩薩嚴淨佛土，菩薩證得大菩提時，具足成就善法有情來生其國；修布施土是為菩薩嚴淨佛土，菩薩證得大菩提時，一切能捨財法有情來生其國；修淨戒土是為菩薩嚴淨佛土，菩薩證得大菩提時，圓滿成就十善業道意樂有情來生其國；修安忍土是為菩薩嚴淨佛土，菩薩證得大菩提時，三十二相莊嚴其身、堪忍柔和寂靜有情來生其國；修精進土是為菩薩嚴淨佛土，菩薩證得大菩提時，諸善勇猛精進有情來生其國；修靜慮土是為菩薩嚴淨佛土，菩薩證得大菩提時，具足成就正念、正知、正定有情來生其國；修般若土是為菩薩嚴淨佛土，菩薩證得大菩提時，一切已入正定有情來生其國；四無量土是為菩薩嚴淨佛土，菩薩證得大菩提時，常住慈悲喜捨有情來生其國；四攝事土是為菩薩嚴淨佛土，菩薩證得大菩提時，諸有解脫所攝有情來生其國；巧方便土是為菩薩嚴淨佛土，菩薩證得大菩提時，善巧觀察諸法有情來生其國；修三十七菩提分土是為菩薩嚴淨佛土，菩薩證得大菩提時，通達一切念住、正斷、神足、根、力、覺支、道支圓滿有情來生其國；修迴向土是為菩薩嚴淨佛土，菩薩證得大菩提時，其國具足眾德莊嚴；善說息除八無暇土是為菩薩嚴淨佛土，菩薩證得大菩提時，其國永離惡趣無暇；自守戒行不譏彼土是為菩薩嚴淨佛土，菩薩證得大菩提時，其國無有犯禁之名；十善業道極清淨土是為菩薩嚴淨佛土，菩薩證得大菩提時，壽量決定大富梵行、所言誠諦、常以軟語、眷屬不離、善宣密意、離諸貪欲、心無瞋恚、正見有情來生其國。

「諸善男子！如是，菩薩隨發菩提心則有純淨意樂，隨其純淨意樂則有妙善加行，隨其妙善加行則有增上意樂，隨其增上意樂則有止息，隨其止息則有發起，隨其發起則有迴向，隨其迴向則有寂靜，隨其寂靜則有清淨有情，隨其清淨有情則有嚴淨佛土，隨其嚴淨佛

土則有清淨法教，隨其清淨法教即有清淨妙福，隨其清淨妙福則有清淨妙慧，隨其清淨妙慧則有清淨妙智，隨其清淨妙智則有清淨妙行，隨其清淨妙行則有清淨自心，隨其清淨自心則有清淨諸妙功德。

「諸善男子！是故，菩薩若欲勤修嚴淨佛土，先應方便嚴淨自心。所以者何？隨諸菩薩自心嚴淨，即得如是嚴淨佛土。」

爾時，舍利子承佛威神作如是念：「若諸菩薩心嚴淨故，佛土嚴淨；而我世尊行菩薩時心不嚴淨故，是佛土雜穢若此？」

佛知其念即告之言：「於意云何？世間日、月豈不淨耶？而盲不見。」

對曰：「不也。是盲者過，非日月咎。」

佛言：「如是，眾生罪故不見世尊佛土嚴淨，非如來咎。舍利子！我土嚴淨而汝不見。」

爾時，持髻梵王語舍利子：「勿作是意謂此佛土為不嚴淨。所以者何？如是佛土最極嚴淨。」

舍利子言：「大梵天王！今此佛土嚴淨云何？」

持髻梵言：「唯，舍利子！譬如他化自在天宮有無量寶功德莊嚴，我見世尊釋迦牟尼佛土嚴淨有無量寶功德莊嚴亦復如是。」

舍利子言：「大梵天王！我見此土其地高下——丘陵、坑坎、毒刺、沙礫、土石、諸山——穢惡充滿。」

持髻梵言：「唯，大尊者！心有高下不嚴淨故，謂佛智慧意樂亦爾，故見佛土為不嚴淨。若諸菩薩於諸有情其心平等、功德嚴淨，謂佛智慧意樂亦爾，便見佛土最極嚴淨。」

爾時，世尊知諸大眾心懷猶豫，便以足指按此大地。即時三千大千世界無量百千妙寶莊嚴，譬如功德寶莊嚴佛無量功德寶莊嚴土。一切大眾歎未曾有，而皆自見坐寶蓮華。

爾時，世尊告舍利子：「汝見如是眾德莊嚴淨佛土不？」

舍利子言：「唯然，世尊！本所不見、本所不聞，今此佛土嚴淨悉現。」

告舍利子：「我佛國土常淨若此，為欲成熟下劣有情，是故示現無量過失雜穢土耳。舍利子！譬如三十三天共寶器食，隨業所招其食有異。如是，舍利子！無量有情生一佛土，隨心淨穢所見有異，若人心淨便見此土無量功德妙寶莊嚴。」

當佛現此嚴淨土時，寶性所將五百童子一切皆得無生法忍、八萬四千諸有情類皆發無上正等覺心。

時佛、世尊即攝神足，於是世界還復如故。求聲聞乘三萬二千諸天及人，知有為法皆悉無常，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八千苾芻永離諸漏，心善解脫。

說無垢稱經顯不思議方便善巧品第二

爾時，廣嚴城中有大菩薩，離呫毘種，名無垢稱，已曾供養無量諸佛，於諸佛所深殖善根，得妙辯才、具無生忍、逮諸總持、遊戲神通，獲無所畏摧魔怨力。入深法門善於智度，通達方便大願成滿，明了有情意樂及行，善知有情諸根勝劣。智度成辦，說法淳熟，於大乘中決定修習，於所作業能善思量。住佛威儀，入心慧海，諸佛咨嗟稱揚顯說，釋、梵、護世常所禮敬，為欲成熟諸有情故，以善方便居廣嚴城。具無盡財，攝益貧窮、無依、無怙；具清淨戒，攝益一切有犯有越；以調順忍攝益瞋恨、暴嫉、楚毒；以大精進攝益一切懈怠懶惰；安住靜慮、正念解脫、等持等至，攝益一切諸有亂心；以正決擇攝益一切妄見、惡慧。雖為白 衣而具沙門威儀功德，雖處居家不著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現有眷屬常樂遠離。雖服寶飾而以相好莊嚴其身、雖現受食而以靜慮等至為味、雖同樂著博弈嬉戲而實恒為成熟有情、雖稟一切外道軌儀而於佛法意樂不壞、雖明一切世間書論而於內苑賞玩法樂、雖現一切邑會眾中而恒為最說法上首。

為隨世教於尊卑等所作事業示無與乖，雖不希求世間財寶，然於俗利示有所習。為益含識遊諸市衢、為護群生理諸王務、入講論處導以大乘、入諸學堂誘開童蒙、入諸婬舍示欲之過，為令建立正念正知遊諸伎樂。若在長者，長者中尊為說勝法；若在居士，居士中尊斷其貪著；若在剎帝利，剎帝利中尊教以忍辱；若在婆羅門，婆羅門中尊除其我慢；若在大臣，大臣中尊教以正法；若在王子，王子中尊示以忠孝；若在內官，內官中尊化正宮女；若在庶人，庶人中尊修相似福殊勝意樂；若在梵天，梵天中尊示諸梵眾靜慮差別；若在帝釋，帝釋中尊示現自在悉皆無常；若在護世，護世中尊守護一切利益安樂。

是無垢稱以如是等不可思議無量善巧方便慧門饒益有情，其以方便現身有疾。以其疾故，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婆羅門等，及諸王子并餘官屬無數千人，皆往問疾。

時無垢稱因以身疾廣為說法，言：「諸仁者！是四大種所合成身，無常、無強、無堅、無力。朽故迅速，不可保信，為苦、為惱、眾病之器，多諸過患、變壞之法。諸仁者！如此之身，其聰慧者所不為怙。是身如聚沫不可撮摩、是身如浮泡不得久立、是身如陽焰從諸煩惱渴愛所生、是身如芭蕉都無有實、是身如幻從顛倒起、是身如夢為虛妄見、是身如影從業緣現、是身如響屬諸因緣、是身如雲須臾變滅、是身如電念念不住、是身無主為如地、是身無我為如水、是身無有情為如火、是身無命者為如風、是身無有補特伽羅與

虛空等、是身不實四大為家、是身為空離我我所、是身無知如草木等、是身無作風力所轉、是身不淨穢惡充滿、是身虛偽雖假覆蔽飲食將養必歸磨滅、是身多患四百四病之所集成、是身易壞如水隧級常為朽老之所逼迫、是身無定為要當死、是身如怨害周遍毒蛇之所充滿、是身如空聚諸蘊界處所共合成。

「諸仁者！於如是身應生厭離，於如來身應起欣樂。所以者何？如來身者，無量善法共所集成，從修無量殊勝福德智慧所生，從修無量勝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所生，從修慈悲喜捨所生，從修布施、調伏寂靜戒、忍、精進、靜慮、解脫、等持等至、般若、方便、願、力、智生，從修一切到彼岸生，修六通生，修三明生，修三十七菩提分生，修止觀生，從修十力、四無畏生，從修十八不共法生，從斷一切不善法、集一切善法生，從修諦實不放逸生，從修無量清淨業生。

「諸仁者！如來之身功德如是，汝等皆應發心求證。汝等欲得如是之身、息除一切有情病者，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是無垢稱為諸集會來問疾者如應說法，令無數千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說無垢稱經卷第一

說無垢稱經卷第二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聲聞品第三

時無垢稱作是思惟：「我嬰斯疾寢頓于床，世尊大悲寧不垂愍，而不遣人來問我疾？」
爾時，世尊知其所念，哀愍彼故，告舍利子：「汝應往詣無垢稱所問安其疾。」
時舍利子白 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一時間在大林中宴坐樹下，時無垢稱來到彼所，稽首我足而作是言：『唯，舍利子！不必是坐為宴坐也。夫宴坐者，不於三界而現身心是為宴坐；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是為宴坐；不捨一切所證得相而現一切異生諸法是為宴坐；心不住內亦不行外是為宴坐；住三十七菩提分法而不離於一切見趣是為宴坐；不捨生死而無煩惱、雖證涅槃而無所住是為宴坐。若能如是而宴坐者，佛所印可。』
「時我，世尊！聞是語已，默然而住不能加報，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爾時，世尊告大目 連：「汝應往詣無垢稱所問安其疾。」
時大目 連白 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一時間入廣嚴城，在四衢道為諸居士演說法要。時無垢稱來到彼所，稽首我足而作是言：『唯，大目 連！為諸白 衣居士說法不當應如尊者所說，夫說法者應如法說。』時我問言：『云何名為如法說耶？』彼即答言：『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法無有情，離情塵故；法無命者，離生死故；法無補特伽羅，前後際斷故；法常寂然，滅諸相故；法離貪著，無所緣故；法無文字，言語斷故；法無譬說，遠離一切波浪思故；法遍一切，如虛空故；法無有顯，無相、無形，遠離一切行動事故；法無我所，離我所故；法無了別，離心識故；法無有比，無相待故；法不屬因，不在緣故；法同法界，等入一切真法界故；法隨於如，無所隨故；法住實際，畢竟不動故；法無動搖，不依六境故；法無去來，無所住故；法順空、隨無相、應無願，遠離一切增減思故；法無取捨，離生滅故；法無執藏，超過一切眼、耳、鼻、舌、身、意道故；法無高下，常住不動故；法離一切分別所行，一切戲論畢竟斷故。唯，大目 連！法相如是，豈可說乎？夫說法者，一切皆是增益、損減；其聽法者，亦復皆是增益、損減。若於是處無增、無減，即於是處都無可說、亦無可聞、無所了別。尊者目 連！譬如幻士為幻化者宣說諸法，住如是心乃可

說法。應善了知一切有情根性差別，妙慧觀見無所罣礙，大悲現前讚說大乘，念報佛恩，意樂清淨，法詞善巧，為三寶種永不斷絕，乃應說法。』

「世尊！彼大居士說此法時，於彼眾中八百居士皆發無上正等覺心。時我，世尊！默無能辯，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爾時，世尊告迦葉波：「汝應往詣無垢稱所問安其疾。」

大迦葉波白 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一時間入廣嚴城，遊貧陋巷而巡乞食。時無垢稱來到彼所，稽首我足而作是言：『唯，大迦葉！雖有慈悲而不能普，捨豪富、從貧乞。尊者迦葉！住平等法應次行乞食，為不食故應行乞食、為欲壞彼於食執故應行乞食、為欲受他所施食故應行乞食。以空聚想入於聚落、為欲成熟男女大小入諸城邑、趣佛家想詣乞食家，為不受故應受彼食。所見色與盲等、所聞聲與嚮等、所嗅香與風等、所食味不分別、受諸觸如智證、知諸法如幻相，無自性、無他性，無熾然、無寂滅。尊者迦葉！若能不捨八邪入八解脫、以邪平等入正平等、以一摶食施于一切，供養諸佛及眾賢聖，然後可食。如是，食者非有雜染、非離雜染，非入靜定、非出靜定，非住生死、非住涅槃，爾乃可食。諸有施於尊者之食，無小果、無大果，無損減、無增益，趣入佛趣、不趣聲聞。尊者迦葉！若能如是而食於食，為不空食他所施食。』

「時我，世尊！聞說是語得未曾有，即於一切諸菩薩等深起敬心。甚奇，世尊！斯有家士辯才智慧乃能如是，誰有智者得聞斯說而不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從是來不勸有情求諸聲聞獨覺等乘，唯教發心趣求無上正等菩提，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爾時，世尊告大善現：「汝應往詣無垢稱所問安其疾。」

時大善現白 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一時間入廣嚴城而行乞食，次入其舍。時無垢稱為我作禮，取我手鉢盛滿美食而謂我言：『尊者善現！若能於食以平等性而入一切法平等性，以一切法平等之性入于一切佛平等性，其能如是乃可取食。尊者善現！若能不斷貪恚愚癡亦不與俱、不壞薩迦耶見入一趣道、不滅無明并諸有愛而起慧明及以解脫、能以無間平等法性而入解脫平等法性——無脫、無縛，不見四諦、非不見諦非得果，非異生、非離異生法，非聖、非不聖——雖成就一切法而離諸法想，乃可取食。若，尊者善現！不見佛、不聞法、不事僧，彼外道六師——滿迦葉波、末薩羯離瞿舍離子、想吠多子、無勝髮、羯犁迦衍那、離繫親子——是尊者師依之出家，彼六師墮，尊者亦墮，乃可取食。若，尊者善現！墮諸見趣而不至中邊，入八無暇不得有暇，同諸雜染離於清淨；若諸有情所得無諍，尊者亦得而不名為清淨福

田；諸有布施尊者之食墮諸惡趣，而以尊者為與眾魔共連一手，將諸煩惱作其伴侶。一切煩惱自性即是尊者自性——於諸有情起怨害想、謗于諸佛、毀一切法、不預僧數、畢竟無有般涅槃時——若如是者乃可取食。』

「時我，世尊！得聞斯語猶拘重闇迷失諸方，不識是何言、不知以何答，便捨自鉢欲出其舍。時無垢稱即謂我言：『尊者善現！取鉢勿懼。於意云何？若諸如來所作化者，以是事詰寧有懼不？』我言：『不也。』無垢稱言：『諸法性相皆如幻化，一切有情及諸言說性相亦爾，諸有智者於文字中不應執著亦無怖畏。所以者何？一切言說皆離性相。何以故？一切文字性相亦離，都非文字，是則解脫；解脫相者即一切法。』

「世尊！彼大居士說是法時，二萬天子遠塵離垢，於諸法中得法眼淨；五百天子得順法忍。時我默然，頓喪言辯，不能加對，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爾時，世尊告滿慈子：「汝應往詣無垢稱所問安其疾。」

時滿慈子白 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一時間在大林中為諸新學苾芻說法。時無垢稱來到彼所，稽首我足而作是言：『唯，滿慈子！先當入定觀苾芻心，然後乃應為其說法。無以穢食置於寶器，應先了知是諸苾芻有何意樂；勿以無價吠琉璃寶同諸危脆賤水精珠。尊者滿慈！勿不觀察諸有情類根性差別授以少分根所受法，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欲行大道莫示小徑、無以日光等彼螢火、無以大海內於牛跡、無以妙高山王內於芥子、無以大師子吼同野干鳴。尊者滿慈子！是諸苾芻皆於往昔發趣大乘、心祈菩提，中忘是意，如何示以聲聞乘法？我觀聲聞智慧微淺過於生盲，無有大乘觀諸有情根性妙智，不能分別一切有情根之利鈍。』

「時無垢稱便以如是勝三摩地，令諸苾芻隨憶無量宿住差別——曾於過去五百佛所種諸善根、積習無量殊勝功德、迴向無上正等覺心——隨憶如是宿住事已求菩提心，還現在前，即便稽首彼大士足。時無垢稱因為說法，令於無上正等菩提不復退轉。

「時我，世尊！作如是念：『諸聲聞人不知有情根性差別，不白 如來，不應輒爾為他說法。』所以者何？諸聲聞人不知有情諸根勝劣、非常在定如佛世尊，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爾時，世尊告彼摩訶迦多衍那：「汝應往詣無垢稱所問安其疾。」

迦多衍那白 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一時間，佛為苾芻略說法已便入靜住，我即於後分別決擇契經句義，謂無常義、苦義、空義、無我義、寂滅義。時無垢稱來到彼所，稽首我足而作是言：『唯，大尊者迦多衍那！無以生滅分別心行說實相法。所以者何？諸法畢竟，非已生、非今生、非當生，非

已滅、非今滅、非當滅義，是無常義；洞達五蘊畢竟性空無所由起，是苦義；諸法究竟無所有，是空義；知我無我無有二，是無我義；無有自性亦無他性，本無熾然、今無息滅，無有寂靜，畢竟寂靜、究竟寂靜，是寂滅義。』說是法時，彼諸苾芻諸漏永盡，心得解脫。

「時我，世尊！默然無辯，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爾時，世尊告大無滅：「汝應往詣無垢稱所問安其疾。」

時大無滅白 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一時間在大林中一處經行。時有梵王名曰嚴淨，與萬梵俱，放大光明來詣我所，稽首作禮而問我言：『尊者無滅！所得天眼能見幾何？』時我答言：『大仙當知：我能見此釋迦牟尼三千大千佛之世界，如觀掌中阿摩洛果。』時無垢稱來到彼所，稽首我足而作是言：『尊者無滅！所得天眼為有行相？為無行相？若有行相即與外道五神通等；若無行相即是無為，不應有見。云何尊者所得天眼能有見耶？』時我，世尊！默無能對；然彼諸梵聞其所說得未曾有，即為作禮而問彼言：『世孰有得真天眼者？』無垢稱言：『有佛、世尊得真天眼，不捨寂定見諸佛國，不作二相及種種相。』時彼梵王五百眷屬皆發無上正等覺心，禮無垢稱，欻然不現，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爾時，世尊告優波離：「汝應往詣無垢稱所問安其疾。」

時優波離白 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一時間，有二苾芻犯所受戒，深懷媿恥不敢詣佛，來至我所稽首我足而謂我言：『唯，優波離！今我二人違越律行誠以為恥，不敢詣佛，願解憂悔得免斯咎。』我即為其如法解說，令除憂悔、得清所犯，示現勸導、讚勵慶慰。時無垢稱來到彼所，稽首我足而作是言：『唯，優波離！無重增此二苾芻罪，當直除滅憂悔所犯，勿擾其心。所以者何？彼罪性不住內、不出外、不在兩間。如佛所說：「心雜染故，有情雜染；心清淨故，有情清淨。」如是，心者亦不住內，亦不出外，不在兩間。如其心然，罪垢亦然；如罪垢然，諸法亦然，不出於如。唯，優波離！汝心本淨，得解脫時此本淨心曾有染不？』我言：『不也。』無垢稱言：『一切有情心性本淨曾無有染，亦復如是。唯，優波離！若有分別、有異分別即有煩惱，若無分別、無異分別即性清淨；若有顛倒即有煩惱、若無顛倒即性清淨；若有取我即成雜染、若不取我即性清淨。唯，優波離！一切法性生滅不住，如幻、如化、如電、如雲；一切法性不相顧待，乃至一念亦不暫住；一切法性皆虛妄見，如夢、如焰、如健達婆城；一切法性皆分別心所起影像，如水中月、如鏡中像。如是知者名善持律、如是知者名善調伏。』

「時二苾芻聞說是已得未曾有，咸作是言：『奇哉，居士！乃有如是殊勝慧辯，是優波離所不能及，佛說持律最為其上而不能說。』我即告言：『汝勿於彼起居士想。所以者何？唯除如來，未有聲聞及餘菩薩而能制此大士慧辯，其慧辯明殊勝如是。』時二苾芻憂悔即除，皆發無上正等覺心，便為作禮而發願言：『當令有情皆得如是殊勝慧辯。』

「時我默然不能加對，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爾時，世尊告羅怙羅：「汝應往詣無垢稱所問安其疾。」

時羅怙羅白 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一時間，有諸童子——離呫毘種——來詣我所，稽首作禮而問我言：『唯，羅怙羅！汝佛之子，捨輪王位出家為道。其出家者為有何等功德、勝利？』我即如法為說出家功德、勝利。時無垢稱來到彼所，稽首我足而作是言：『唯，羅怙羅！不應如是宣說出家功德、勝利。所以者何？無有功德、無有勝利，是為出家。唯，羅怙羅！有為法中可得說有功德、勝利；夫出家者為無為法，無為法中不可說有功德、勝利。唯，羅怙羅！夫出家者，無彼、無此、亦無中間。遠離諸見，無色、非色，是涅槃路。智者稱讚、聖所攝受，降伏眾魔、超越五趣，淨修五眼、安立五根、證獲五力。不惱於彼，離諸惡法，摧眾外道，超越假名。出欲淤泥無所繫著、無所攝受，離我我所，無有諸取、已斷諸取，無有擾亂、已斷擾亂，善調自心、善護他心，隨順寂止、勤修勝觀，離一切惡、修一切善。若能如是，名真出家。』

「時無垢稱告諸童子：『汝等今者於善說法毘奈耶中宜共出家。所以者何？佛出世難、離無暇難、得人身難，具足有暇第一最難。』諸童子言：『唯，大居士！我聞佛說，父母不聽不得出家。』無垢稱言：『汝等童子但發無上正等覺心，勤修正行，是即出家、是即受具成苾芻性。』時三十二離呫童子皆發無上正等覺心，誓修正行。

「時我默然不能加辯，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汝應往詣無垢稱所問安其疾。」

時阿難陀白 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一時間，世尊身現少有所疾，當用牛乳。我於晨朝整理常服，執持衣鉢詣廣嚴城婆羅門家，竚立門下從乞牛乳。時無垢稱來到彼所，稽首我足而作是言：『唯，阿難陀！何為晨朝持鉢在此？』我言：『居士！為世尊身少有所疾，當用牛乳故來至此。』時無垢稱而謂我言：『止止，尊者！莫作是語勿謗世尊，無以虛事誹謗如來。所以者何？如來身者金剛合成，一切惡法并習永斷、一切善法圓滿成就。當有何疾？當有何惱？唯，阿難陀！默還所止，莫使異

人聞此麁言、無令大威德諸天及餘佛土諸來菩薩得聞斯語。唯，阿難陀！轉輪聖王成就少分所集善根尚得無病，豈況如來無量善根福智圓滿而當有疾？定無是處。唯，阿難陀！可速默往，勿使我等受斯鄙恥。若諸外道婆羅門等聞此麁言，當作是念：「何名為師？自身有病尚不能救，云何能救諸有疾乎？」可密速去勿使人聞。又，阿難陀！如來身者即是法身非雜穢身、是出世身世法不染、是無漏身離一切漏、是無為身離諸有為、出過眾數諸數永寂。如此佛身當有何疾？』

「時我，世尊！聞是語已實懷慚愧：『得無近佛而謬聽耶？』即聞空中聲曰：『汝，阿難陀！如居士言，世尊真身實無有病，但以如來出五濁世，為欲化導貧窮、苦惱、惡行有情示現斯事。行矣，阿難陀！取乳勿慚。』

「時我，世尊！聞彼大士辯說如是，不知所云，默無酬對，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如是，世尊一一別告五百聲聞諸大弟子：「汝應往詣無垢稱所問安其疾。」是諸聲聞各各向佛說其本緣，讚述大士無垢稱言，皆曰：「不任詣彼問疾。」

說無垢稱經菩薩品第四

爾時，世尊告慈氏 菩薩摩訶薩言：「汝應往詣無垢稱所問安其疾。」

慈氏 菩薩白 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一時間為覩史多天王及其眷屬說諸菩薩摩訶薩等不退轉地所有法要。時無垢稱來到彼所，稽首我足而作是言：『尊者慈氏！唯佛、世尊授仁者記，一生所繫當得無上正等菩提。為用何生得授記乎？過去耶？未來耶？現在耶？若過去生，過去生已滅；若未來生，未來生未至；若現在生，現在生無住。如世尊說：「汝等苾芻！剎那剎那具生老死，即沒即生。」若以無生得授記者，無生即是所入正性；於此無生所入性中，無有授記，亦無證得正等菩提。云何，慈氏！得授記耶？為依如生得授記耶？為依如滅得授記耶？若依如生得授記者，如無有生；若依如滅得授記者，如無有滅。無生、無滅真如理中無有授記。一切有情皆如也、一切法亦如也、一切聖賢亦如也、至於慈氏 亦如也。若尊者慈氏 得授記者，一切有情亦應如是而得授記。所以者何？夫真如者，非二所顯，亦非種種異性所顯。若尊者慈氏 當證無上正等菩提，一切有情亦應如是，當有所證。所以者何？夫菩提者，一切有情等所隨覺。若尊者慈氏 當般涅槃，一切有情亦應如是當有涅槃。所以者何？非一切有情不般涅槃。佛說

真如為般涅槃，以佛觀見一切有情本性寂滅即涅槃相，故說真如為般涅槃。是故，慈氏！勿以此法誘諸天子，勿以此法滯諸天子。夫菩提者，無有趣求亦無退轉。

「『尊者慈氏！當令此諸天子捨於分別菩提之見。所以者何？夫菩提者，非身能證、非心能證。寂滅是菩提，一切有情、一切法相皆寂滅故；不增是菩提，一切所緣不增益故；不行是菩提，一切戲論、一切作意皆不行故；永斷是菩提，一切見趣皆永斷故；捨離是菩提，一切取著皆捨離故；離繫是菩提，永離一切動亂法故；寂靜是菩提，一切分別永寂靜故；廣大是菩提，一切弘願不測量故；不諍是菩提，一切執著、一切諍論皆遠離故；安住是菩提，住法界故；隨至是菩提，隨真如故；不二是菩提，差別法性皆遠離故；建立是菩提，實際所立故；平等是菩提，一切眼色乃至意法皆悉平等如虛空故；無為是菩提，生住異滅畢竟離故；遍知是菩提，一切有情所有心行皆遍知故；無間是菩提，內六處等所不雜故；無雜是菩提，一切煩惱相續習氣永遠離故；無處是菩提，於真如中一切方處所遠離故；無住是菩提，於一切處不可見故；唯名是菩提，此菩提名無作用故；無浪是菩提，一切取捨永遠離故；無亂是菩提，常自靜故；善寂是菩提，本性淨故；明顯是菩提，自性無雜故；無取是菩提，離攀緣故；無異是菩提，隨覺諸法平等性故；無喻是菩提，一切比況永遠離故；微妙是菩提，極難覺故；遍行是菩提，自性周遍如虛空故；至頂是菩提，至一切法最上首故；無染是菩提，一切世法不能染故。如是，菩提非身能證、非心能證。』

「世尊！彼大居士說此法時，於天眾中二百天子得無生法忍。時我默然不能加辯，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爾時，世尊告光嚴童子：「汝應往詣無垢稱所問安其疾。」

光嚴童子白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一時間出廣嚴城，時無垢稱方入彼城，我為作禮問言：『居士從何所來？』彼答我言：『從妙菩提來。』我問：『居士！妙菩提者為何所是？』即答我言：『淳直意樂是妙菩提，由此意樂不虛假故；發起加行是妙菩提，諸所施為能成辦故；增上意樂是妙菩提，究竟證會殊勝法故；大菩提心是妙菩提，於一切法無忘失故；清淨布施是妙菩提，不悕世間異熟果故；固守淨戒是妙菩提，諸所願求皆圓滿故；忍辱柔和是妙菩提，於諸有情心無恚故；勇猛精進是妙菩提，熾然勤修無懈退故；寂止靜慮是妙菩提，其心調順有堪能故；殊勝般若是妙菩提，現見一切法性相故；慈是妙菩提，於諸有情心平等故；悲是妙菩提，於諸疲苦能忍受故；喜是妙菩提，恒常領受法苑樂故；捨是妙菩提，永斷一切愛恚等故；神通是妙菩提，具六神通故；解脫是妙菩提，離分別動故；方便是妙菩提，成熟有

情故；攝事是妙菩提，攝諸有情故；多聞是妙菩提，起真實行故；調伏是妙菩提，如理觀察故；三十七種菩提分法是妙菩提，棄捨一切有為法故；一切諦實是妙菩提，於諸有情不虛誑故；十二緣起是妙菩提，無明不盡乃至老、死、憂苦、熱惱皆不盡故；息諸煩惱是妙菩提，如實現證真法性故；一切有情是妙菩提，皆用無我為自性故；一切諸法是妙菩提，隨覺一切皆性空故；降伏魔怨是妙菩提，一切魔怨不傾動故；不離三界是妙菩提，遠離一切發趣事故；大師子吼是妙菩提，能善決擇無所畏故；諸力無畏不共佛法是妙菩提，普於一切無訶厭故；三明鑒照是妙菩提，離諸煩惱獲得究竟無餘智；故一剎那心覺一切法究竟無餘是妙菩提，一切智智圓滿證故。如是，善男子！若諸菩薩真實發趣具足相應、波羅蜜多具足相應、成熟有情具足相應、一切善根具足相應、攝受正法具足相應、供養如來具足相應，諸有所作——往來、進止、舉足、下足——一切皆從妙菩提來、一切皆從諸佛法來，安住一切諸佛妙法。』

「世尊！彼大居士說是法時，五百天子皆發無上正等覺心。時我默然不能加辯，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爾時，世尊告持世菩薩：「汝應往詣無垢稱所問安其疾。」

持世菩薩白 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一時間在自住處，時惡魔怨從萬二千諸天女等——狀如帝釋——鼓樂絃歌來到我所，與其眷屬稽首我足，作諸天樂供養於我，合掌恭敬在一面立。我時意謂真是帝釋而語之言：『善來，憍尸迦！雖福應有不當自恣，當勤觀察諸欲戲樂皆悉無常，於身命財當勤修習，證堅實法。』即語我言：『唯，大正士！可受此女以備供侍。』我即答言：『止，憍尸迦！無以如是非法之物而要施我沙門釋子，此非我宜。』

「所言未訖，時無垢稱來到彼所，稽首我足而謂我言：『非帝釋也，是惡魔怨嬈汝故耳。』時無垢稱語惡魔言：『汝今可以此諸天女迴施於我，是我在家白 衣所宜，非諸沙門釋子應受。』時惡魔怨即便驚怖，念：『無垢稱將無惱我。』欲隱形去；為無垢稱神力所持而不能隱，盡其神力種種方便亦不能去。即聞空中聲曰：『汝惡魔怨應以天女施此居士，乃可得還自所天宮。』是惡魔怨以怖畏故俛仰而與。

「時無垢稱語諸女言：『是惡魔怨以汝施我，今諸姊等當發無上正等覺心。』即隨所應為說種種隨順成熟妙菩提法，令其趣向正等菩提。復言：『姊等已發無上正等覺心，有大法苑樂可以自娛，不應復樂五欲樂也。』諸天女言：『唯，大居士！云何名為大法苑樂？』無垢稱言：『法苑樂者，謂於諸佛不壞淨樂、於正法中常聽聞樂、於和合眾勤敬事樂、於其三界永出離樂、於諸所緣無依住

樂、於諸蘊中觀察無常如怨害樂、於諸界中無倒觀察如毒蛇樂、於諸處中無倒觀察如空聚樂、於菩提心堅守護樂、於諸有情饒益事樂、於諸師長勤供侍樂、於惠施中離慳貪樂、於淨戒中無慢緩樂、於忍辱中堪調順樂、於精進中習善根樂、於靜慮中知無亂樂、於般若中離惑明樂、於菩提中廣大妙樂、於眾魔怨能摧伏樂、於諸煩惱能遍知樂、於諸佛土遍修治樂、於相隨好莊嚴身中極圓滿樂、於其福智二種資糧正修習樂、於妙菩提具莊嚴樂、於甚深法無驚怖樂、於三脫門正觀察樂、於般涅槃正攀緣樂、不於非時而觀察樂、於同類生見其功德常親近樂、於異類生不見過失無憎恚樂、於諸善友樂親近樂、於諸惡友樂將護樂、於巧方便善攝受樂、於諸法中歡喜信樂、於不放逸修習一切菩提分法最上妙樂。如是，諸姊！是為菩薩大法苑樂。此法苑樂，諸大菩薩常住其中，汝等當樂，勿樂欲樂。』

「時惡魔怨告天女曰：『汝等可來，今欲與汝俱還天宮。』諸女答言：『惡魔汝去，我等不復與汝俱還。所以者何？汝以我等施此居士，云何更得與汝等還？我等今者樂法苑樂、不樂欲樂，汝可獨還。』時惡魔怨白 無垢稱：『唯，大居士！可捨此女，一切所有心不耽著而惠施者是為菩薩摩訶薩也。』無垢稱言：『吾以捨矣，汝可將去，當令汝等一切有情法願滿足。』

「時諸天女禮無垢稱而問之言：『唯，大居士！我等諸女還至魔宮云何修行？』無垢稱言：『諸姊當知：有妙法門名無盡燈，汝等當學。』天女復問：『云何名為無盡燈耶？』答言：『諸姊！譬如一燈然百千燈，暝者皆明，明終不盡，亦無退減。如是，諸姊！夫一菩薩勸發建立百千俱胝那庾多眾趣求無上正等菩提，而此菩薩菩提之心終無有盡，亦無退減，轉更增益。如是，為他方便善巧宣說正法，於諸善法轉更增長，終無有盡，亦無退減。諸姊當知：此妙法門名無盡燈，汝等當學。雖住魔宮，當勸無量天子、天女發菩提心，汝等即名知如來恩真實酬報，亦是饒益一切有情。』是諸天女恭敬頂禮無垢稱足。時無垢稱捨先制持惡魔神力，令惡魔怨與諸眷屬忽然不現還於本宮。

「世尊！是無垢稱有如是等自在神力、智慧辯才、變現說法，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爾時，世尊告長者子蘇達多言：「汝應往詣無垢稱所問安其疾。」時蘇達多白 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自於父舍七日七夜作大祠會，供養一切沙門、婆羅門及諸外道、貧窮、下賤、孤獨、乞人。而此大祠期滿七日，時無垢稱來入會中而謂我言：『唯，長者子！夫祠會者不應如汝今此所設。汝今應設法施祠會，何用如是財施祠為？』我言：『居士！何等名為法施祠

會？』彼答我言：『法施祠者，無前、無後，一時供養一切有情，是名圓滿法施祠會。其事云何？謂以無上菩提行相引發大慈、以諸有情解脫行相引發大悲、以諸有情隨喜行相引發大喜、以攝正法攝智行相引發大捨、以善寂靜調伏行相引發布施波羅蜜多、以化犯禁有情行相引發淨戒波羅蜜多、以一切法無我行相引發堪忍波羅蜜多、以善遠離身心行相引發精進波羅蜜多、以其最勝覺支行相引發靜慮波羅蜜多、以聞一切智智行相引發般若波羅蜜多、以化一切眾生行相引發修空、以治一切有為行相引修無相、以故作意受生行相引修無願、以善攝受正法行相引發大力、以善修習攝事行相引發命根、以如一切有情僕隸敬事行相引發無慢、以不堅實貿易一切堅實行相引發證得堅身命財、以其六種隨念行相引發正念、以修淨妙諸法行相引發意樂、以勤修習正行行相引發淨命、以淨歡喜親近行相引發親近承事聖賢、以不憎恚非聖行相引調伏心、以善清淨出家行相引發清淨增上意樂、以常修習中道行相引發方便善巧多聞、以無諍法通達行相引發常居阿練若處、以正趣求佛智行相引發宴坐、以正息除一切有情煩惱行相引發善修瑜伽師地、以具相好成熟有情莊嚴清淨佛土行相引發廣大妙福資糧、以知一切有情心行隨其所應說法行相引發廣大妙智資糧、以於諸法無取無捨一正理門悟入行相引發廣大妙慧資糧、以斷一切煩惱習氣諸不善法障礙行相引發證得一切善法、以隨覺悟一切智智一切善法資糧行相引發證行一切所修菩提分法。汝善男子！如是名為法施祠會。若諸菩薩安住如是法施祠會名大施主，普為世間天人供養。』

「世尊！彼大居士說此法時，梵志眾中二百梵志皆發無上正等覺心。我於爾時歎未曾有，得淨歡喜，恭敬頂禮彼大士足，解寶瓔珞價直百千慇懃奉施。彼不肯取，我言：『大士！哀愍我故，願必納受。若自不須，心所信處隨意施與。』時無垢稱乃受瓔珞，分作二分，一分施此大祠會中最可厭毀貧賤乞人、一分奉彼難勝如來。以神通力令諸大眾皆見他方陽焰世界難勝如來，又見所施一分珠瓔在彼佛上成妙寶臺，四方四臺等分間飾種種莊嚴，甚可愛樂。現如是等神變事已，復作是言：『若有施主以平等心施此會中最下乞人，猶如如來福田之想——無所分別，其心平等，大慈大悲——普施一切不求果報，是名圓滿法施祠祀。』時此乞人見彼神變、聞其所說得不退轉增上意樂，便發無上正等覺心。

「世尊！彼大居士具如是等自在神變、無礙辯才，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如是，世尊一一別告諸大菩薩：「令往居士無垢稱所問安其疾。」是諸菩薩各各向佛說其本緣，讚述大士無垢稱言，皆曰：「不任詣彼問疾。」

說無垢稱經卷第二

說無垢稱經卷第三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問疾品第五

爾時，佛告妙吉祥言：「汝今應詣無垢稱所慰問其疾。」
時妙吉祥白 言：「世尊！彼大士者難為酬對，深入法門善能辯說，住妙辯才覺慧無礙。一切菩薩所為事業皆已成辦，諸大菩薩及諸如來祕密之處悉能隨入，善攝眾魔，巧便無礙。已到最勝無二無雜法界，所行究竟彼岸，能於一相莊嚴法界說無邊相莊嚴法門。了達一切有情根行，善能遊戲最勝神通，到大智慧巧方便趣。已得一切問答決擇無畏自在，非諸下劣言辯詞鋒所能抗對。雖然，我當承佛威神詣彼問疾，若當至彼隨己力能與其談論。」
於是，眾中有諸菩薩及大弟子、釋梵、護世、諸天子等咸作是念：「今二菩薩皆具甚深廣大勝解，若相抗論，決定宣說微妙法教。我等今者為聞法故，亦應相率隨從詣彼。」是時眾中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無量百千釋梵、護世、諸天子等，為聞法故皆請隨往。
時妙吉祥與諸菩薩、大弟子眾、釋梵、護世及諸天子，咸起恭敬頂禮世尊，前後圍繞出菴羅林詣廣嚴城，至無垢稱所欲問其疾。
時無垢稱心作是念：「今妙吉祥與諸大眾俱來問疾，我今應以己之神力空其室內，除去一切床座、資具及諸侍者、衛門人等，唯置一床現疾而臥。」時無垢稱作是念已，應時即以大神通力令其室空除諸所有，唯置一床現疾而臥。
時妙吉祥與諸大眾俱入其舍，但見室空無諸資具、門人、侍者，唯無垢稱獨寢一床。
時無垢稱見妙吉祥唱言：「善來，不來而來、不見而見、不聞而聞。」
妙吉祥言：「如是，居士！若已來者不可復來，若已去者不可復去。所以者何？非已來者可施設來、非已去者可施設去，其已見者不可復見、其已聞者不可復聞。且置是事。居士所苦寧可忍不？命可濟不？界可調不？病可療不？可令是疾不至增乎？世尊慇懃致問無量。居士此病少得痊不？動止氣力稍得安不？今此病源從何而起？其生久如當云何滅？」
無垢稱言：「如諸有情無明有愛生來既久，我今此病生亦復爾。遠從前際生死以來，有情既病，我即隨病；有情若愈，我亦隨愈。所以者何？一切菩薩依諸有情久流生死，由依生死便即有病；若諸有情得離疾苦，則諸菩薩無復有病。譬如世間長者居士唯有一子，心

極憐愛，見常歡喜無時暫捨。其子若病，父母亦病；若子病愈，父母亦愈。菩薩如是，愍諸有情猶如一子。有情若病，菩薩亦病；有情病愈，菩薩亦愈。」
又言：「是病何所因起？」
「菩薩疾者從大悲起。」
妙吉祥言：「居士！此室何以都空，復無侍者？」
無垢稱言：「一切佛土亦復皆空。」
問：「何以空？」
答：「以空空。」
又問：「此空為是誰空？」
答曰：「此空無分別空。」
又問：「空性可分別耶？」
答曰：「此能分別亦空。所以者何？空性不可分別為空。」
又問：「此空當於何求？」
答曰：「此空當於六十二見中求。」
又問：「六十二見當於何求？」
答曰：「當於諸佛解脫中求。」
又問：「諸佛解脫當於何求？」
答曰：「當於一切有情心行中求。又，仁所問：『何無侍者？』一切魔怨及諸外道皆吾侍也。所以者何？一切魔怨欣讚生死、一切外道欣讚諸見，菩薩於中皆不厭棄，是故魔怨及諸外道皆吾侍者。」
妙吉祥言：「居士此病為何等相？」
答曰：「我病都無色相，亦不可見。」
又問：「此病為身相應？為心相應？」
答曰：「我病非身相應，身相離故；亦身相應，如影像故。非心相應，心相離故；亦心相應，如幻化故。」
又問：「地界、水、火、風界，於此四界何界之病？」
答曰：「諸有情身皆四大起，以彼有病是故我病；然此之病非即四界，界性離故。」
無垢稱言：「菩薩應云何慰喻有疾菩薩令其歡喜？」
妙吉祥言：「示身無常而不勸厭離於身、示身有苦而不勸樂於涅槃、示身無我而勸成熟有情、示身空寂而不勸修畢竟寂滅、示悔先罪而不說罪有移轉，勸以己疾愍諸有情令除彼疾、勸念前際所受眾苦饒益有情、勸憶所修無量善本令修淨命、勸勿驚怖精勤堅勇、勸發弘願作大醫王療諸有情身心眾病令永寂滅，菩薩應如是慰喻有疾菩薩令其歡喜。」
妙吉祥言：「有疾菩薩云何調伏其心？」

無垢稱言：「有疾菩薩應作是念：『今我此病皆從前際虛妄、顛倒、分別煩惱所起業生，身中都無一法真實，是誰可得而受此病？』所以者何？四大和合假名為身，大中無主，身亦無我。此病若起要由執我，是中不應妄生我執。當了此執是病根本，由此因緣應除一切有情我想，安住法想。應作是念：『眾法和合共成此身生滅流轉，生唯法生、滅唯法滅。』如是，諸法展轉相續互不相知，竟無思念，生時不言我生、滅時不言我滅。

「有疾菩薩應正了知如是法想：『我此法想即是顛倒。』夫法想者即是大患，我應除滅，亦當除滅一切有情如是大患。云何能除如是大患？謂當除滅我我所執。云何能除我我所執？謂離二法。云何離二法？謂內法外法畢竟不行。云何二法畢竟不行？謂觀平等無動、無搖、無所觀察。云何平等？謂我涅槃二俱平等。所以者何？二性空故。此二既無，誰復為空？但以名字假說為空；此二不實，平等見已無有餘病，唯有空病。應觀如是，空病亦空。所以者何？如是空病畢竟空故。有疾菩薩應無所受而受諸受，若於佛法未得圓滿，不應滅受而有所證，應離能受所受諸法。若苦觸身應愍險趣一切有情，發趣大悲除彼眾苦。

「有疾菩薩應作是念：『既除己疾，亦當除去有情諸疾。』如是，除去自他疾時，無有少法而可除者，應正觀察疾起因緣，速令除滅，為說正法。何等名為疾之因緣？謂有緣慮。諸有緣慮皆是疾因，有緣慮者皆有疾故。何所緣慮？謂緣三界。云何應知如是緣慮？謂正了達此有緣慮都無所得，若無所得則無緣慮。云何絕緣慮？謂不緣二見。何等二見？謂內見、外見。若無二見則無所得，既無所得緣慮都絕，緣慮絕故則無有疾，若自無疾則能斷滅有情之疾。

「又，妙吉祥！有疾菩薩應如是調伏其心：唯菩薩菩提能斷一切老、病、死苦。若不如是，己所勤修即為虛棄。所以者何？譬如有人能勝怨敵乃名勇健；若能如是永斷一切老、病、死苦乃名菩薩。

「又，妙吉祥！有疾菩薩應自觀察：如我此病，非真、非有；一切有情所有諸病亦非真、非有。如是觀時，不應以此愛見纏心於諸有情發起大悲，唯應為斷客塵煩惱於諸有情發起大悲。所以者何？菩薩若以愛見纏心於諸有情發起大悲，即於生死而有疲厭；若為斷除客塵煩惱於諸有情發起大悲，即於生死無有疲厭。菩薩如是為諸有情處在生死能無疲厭，不為愛見纏繞其心；以無愛見纏繞心故，即於生死無有繫縛；以於生死無繫縛故，即得解脫；以於生死得解脫故，即便有力宣說妙法，令諸有情遠離繫縛、證得解脫。世尊依此密意說言：『若自有縛，能解他縛無有是處；若自解縛，能解他縛斯有是處。』是故，菩薩應求解脫，離諸繫縛。

「又，妙吉祥！何等名為菩薩繫縛？何等名為菩薩解脫？若諸菩薩味著所修靜慮解脫等持等至是則名為菩薩繫縛，若諸菩薩以巧方便攝諸有生無所貪著是則名為菩薩解脫；若無方便善攝妙慧是名繫縛，若有方便善攝妙慧是名解脫。

「云何菩薩無有方便善攝妙慧名為繫縛？謂諸菩薩以空、無相、無願之法而自調伏，不以相好瑩飾其身、莊嚴佛土、成熟有情，此諸菩薩無有方便善攝妙慧，名為繫縛。云何菩薩有巧方便善攝妙慧名為解脫？謂諸菩薩以空、無相、無願之法調伏其心，觀察諸法有相、無相修習作證，復以相好瑩飾其身、莊嚴佛土、成熟有情，此諸菩薩有巧方便善攝妙慧，名為解脫。

「云何菩薩無有方便善攝妙慧名為繫縛？謂諸菩薩安住諸見，一切煩惱纏縛隨眠，修諸善本而不迴向正等菩提，深生執著，此諸菩薩無巧方便善攝妙慧，名為繫縛。云何菩薩有巧方便善攝妙慧名為解脫？謂諸菩薩遠離諸見，一切煩惱纏縛隨眠，修諸善本而能迴向正等菩提，不生執著，此諸菩薩有巧方便善攝妙慧，名為解脫。

「又，妙吉祥！有疾菩薩應觀諸法身之與疾悉皆無常、苦、空、無我，是名為慧；雖身有疾常在生死，饒益有情曾無厭倦，是名方便。又，觀身心及與諸疾展轉相依，無始流轉生滅無間，非新、非故，是名為慧；不求身心及與諸疾畢竟寂滅，是名方便。

「又，妙吉祥！有疾菩薩應如是調伏其心，不應安住調伏不調伏心。所以者何？若住不調伏心是凡愚法，若住調伏心是聲聞法。是故，菩薩於此二邊俱不安住，是則名為菩薩所行。

「若於是處，非凡所行、非聖所行，是則名為菩薩所行；若處觀察生死所行而無一切煩惱所行，是則名為菩薩所行；若處觀察涅槃所行而不畢竟寂滅所行，是則名為菩薩所行；若處示現四魔所行而越一切魔事所行，是則名為菩薩所行；若求一切智智所行而不非時證智所行，是則名為菩薩所行；若求四諦妙智所行而不非時證諦所行，是則名為菩薩所行；若正觀察內證所行而故攝受生死所行，是則名為菩薩所行；若行一切緣起所行而能遠離見趣所行，是則名為菩薩所行；若行一切有情諸法相離所行而無煩惱隨眠所行，是則名為菩薩所行；若正觀察無生所行而不墮聲聞正性所行，是則名為菩薩所行；若攝一切有情所行而無煩惱隨眠所行，是則名為菩薩所行；若正欣樂遠離所行而不求身心盡滅所行，是則名為菩薩所行；若樂觀察三界所行而不壞亂法界所行，是則名為菩薩所行；若樂觀察空性所行而求一切功德所行，是則名為菩薩所行；若樂觀察無相所行而求度脫有情所行，是則名為菩薩所行；若樂觀察無願所行而能示現有趣所行，是則名為菩薩所行；若樂遊履無作所行而常起作一切善根無替所行，是則名為菩薩所行；若樂遊履六度所行而不趣

向一切有情心行妙智彼岸所行，是則名為菩薩所行；若樂觀察慈悲喜捨無量所行而不求生梵世所行，是則名為菩薩所行；若樂遊履六通所行而不趣證漏盡所行，是則名為菩薩所行；若樂建立諸法所行而不攀緣邪道所行，是則名為菩薩所行；若樂觀察六念所行而不隨生諸漏所行，是則名為菩薩所行；若樂觀察非障所行而不希求雜染所行，是則名為菩薩所行；若樂觀察靜慮解脫等持等至諸定所行而能不隨諸定勢力受生所行，是則名為菩薩所行；若樂遊履念住所行而不樂求身受心法遠離所行，是則名為菩薩所行；若樂遊履正斷所行而不見善及與不善二種所行，是則名為菩薩所行；若樂遊履神足所行而無功用變現自在神足所行，是則名為菩薩所行；若樂遊履五根所行而不分別一切有情諸根勝劣妙智所行，是則名為菩薩所行；若樂安立五力所行而求如來十力所行，是則名為菩薩所行；若樂安立七等覺支圓滿所行，不求佛法差別妙智善巧所行，是則名為菩薩所行；若樂安立八聖道支圓滿所行而不厭背邪道所行，是則名為菩薩所行；若求止觀資糧所行，不墮畢竟寂滅所行，是則名為菩薩所行；若樂觀察無生滅相諸法所行而以相好莊嚴其身，成滿種種佛事所行，是則名為菩薩所行；若樂示現聲聞、獨覺威儀所行而不棄捨一切佛法緣慮所行，是則名為菩薩所行；若隨諸法究竟清淨、本性常寂、妙定所行，非不隨順一切有情種種所樂威儀所行，是則名為菩薩所行；若樂觀察一切佛土其性空寂，無成、無壞，如空所行，非不示現種種功德、莊嚴佛土、饒益一切有情所行，是則名為菩薩所行；若樂示現一切佛法轉於法輪入大涅槃佛事所行，非不修行諸菩薩行差別所行，是則名為菩薩所行。」
說是一切菩薩所行希有事時，是妙吉祥所將眾中八億天子聞所說法皆於無上正等菩提發心趣向。

說無垢稱經不思議品第六

時舍利子見此室中無有床座，竊作是念：「此諸菩薩及大聲聞當於何坐？」
時無垢稱知舍利子心之所念，便即語言：「唯，舍利子！為法來耶？求床坐耶？」
舍利子言：「我為法來，非為床座。」
無垢稱言：「唯，舍利子！諸求法者不顧身命，何況床座？
「又，舍利子！諸求法者不求色蘊乃至識蘊，諸求法者不求眼界乃至意識界，諸求法者不求眼處乃至法處，諸求法者不求欲界、色無色界。

「又，舍利子！諸求法者不求佛執及法僧執，諸求法者不求知苦、斷集、證滅及與修道。所以者何？法無戲論。若謂我當知苦、斷集、證滅、修道，即是戲論，非謂求法。
「又，舍利子！諸求法者不求於生、不求於滅。所以者何？法名寂靜及近寂靜，若行生滅是求生滅，非謂求法、非求遠離。諸求法者不求貪染。所以者何？法無貪染、離諸貪染，若於諸法乃至涅槃少有貪染是求貪染，非謂求法。
「又，舍利子！諸求法者不求境界。所以者何？法非境界。若數一切境界所行是求境界，非謂求法。
「又，舍利子！諸求法者不求取捨。所以者何？法無取捨。若取捨法是求取捨，非謂求法。
「又，舍利子！諸求法者不求攝藏。所以者何？法無攝藏。若樂攝藏是求攝藏，非謂求法。
「又，舍利子！諸求法者不求法相。所以者何？法名無相。若隨相識即是求相，非謂求法。
「又，舍利子！諸求法者不共法住。所以者何？法無所住。若與法住即是求住，非謂求法。
「又，舍利子！諸求法者不求見聞及與覺知。所以者何？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求見聞、覺知，非謂求法。
「又，舍利子！諸求法者不求有為。所以者何？法名無為，離有為性。若行有為是求有為，非謂求法。
「是故，舍利子！若欲求法，於一切法應無所求。」說是法時，五百天子遠塵離垢，於諸法中得法眼淨。
時無垢稱問妙吉祥：「仁者曾遊十方世界無量無數百千俱胝諸佛國土，何等佛土有好上妙具足功德大師子座？」
妙吉祥言：「東方去此過三十六殑伽沙等諸佛國土，有佛世界名曰山幢，彼土如來號山燈王，今正現在安隱住持。其佛身長八十四億踰膳那量，其師子座高六十八億踰膳那量；彼菩薩身長四十二億踰膳那量，其師子座高三十四億踰膳那量。居士當知：彼土如來師子之座最為殊妙具諸功德。」
時無垢稱攝念入定發起如是自在神通。即時東方山幢世界山燈王佛遣三十二億大師子座——高廣嚴淨，甚可愛樂——乘空來入無垢稱室。此諸菩薩及大聲聞、釋梵、護世、諸天子等，昔所未見、先亦未聞。其室欻然廣博嚴淨，悉能苞容三十二億師子之座不相妨礙，廣嚴大城及贍部洲、四大洲等諸世界中，城邑、聚落、國土、王都，天、龍、藥叉、阿素洛等所住宮殿，亦不迫迮，悉見如本，前後無異。

時無垢稱語妙吉祥：「就師子座。與諸菩薩及大聲聞如所敷設俱可就座，當自變身稱師子座。」
其得神通諸大菩薩各自變身為四十二億踰膳那量，昇師子座端嚴而坐。其新學菩薩皆不能昇師子之座，時無垢稱為說法要，令彼一切得五神通，即以神力各自變身為四十二億踰膳那量，昇師子座端嚴而坐。
其中復有諸大聲聞皆不能昇師子之座。時無垢稱語舍利子：「仁者！云何不昇此座？」
舍利子言：「此座高廣，吾不能昇。」
無垢稱言：「唯，舍利子！宜應禮敬山燈王佛，請加神力方可得坐。」時大聲聞咸即禮敬山燈王佛，請加神力，便即能昇師子之座端嚴而坐。
舍利子言：「甚奇，居士！如此小室乃能容受爾所百千高廣嚴淨師子之座不相妨礙，廣嚴大城及贍部洲四大洲等諸世界中，城邑、聚落、國土、王都，天、龍、藥叉、阿素洛等所有宮殿，亦不迫迮，悉見如本，前後無異。」
無垢稱言：「唯，舍利子！諸佛、如來、應、正等覺及不退菩薩有解脫名不可思議。若住如是不可思議解脫菩薩，妙高山王高廣如是，能以神力內芥子中，而令芥子形量不增、妙高山王形量不減。雖現如是神通作用，而不令彼四大天王、三十三天知見我等何往何入，唯令所餘覩神通力調伏之者知見妙高入乎芥子。如是，安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方便善巧智力所入不可思議解脫境界，非諸聲聞、獨覺所測。
「又，舍利子！若住如是不可思議解脫菩薩，四大海水深廣如是，能以神力內一毛孔，而令毛孔形量不增、四大海水形量不減。雖現如是神通作用，而不令彼諸龍、藥叉、阿素洛等知見我等何往何入，亦不令彼魚、鼈、黿、鼉及餘種種水族生類、諸龍神等一切有情憂怖惱害，唯令所餘覩神通力調伏之者知見如是四大海水入於毛孔。如是，安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方便善巧智力所入不可思議解脫境界，非諸聲聞、獨覺所測。
「又，舍利子！若住如是不可思議解脫菩薩，如是三千大千世界形量廣大，能以神力方便斷取置右掌中，如陶家輪速疾旋轉擲置他方殑伽沙等世界之外，又復持來還置本處，而令世界無所增減。雖現如是神通作用，而不令彼居住有情知見我等何去何還，都不令其生往來想亦無惱害，唯令所餘覩神通力調伏之者知見世界有去有來。如是，安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方便善巧智力所入不可思議解脫境界，非諸聲聞、獨覺所測。

「又，舍利子！若住如是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或諸有情宜見生死多時相續而令調伏、或諸有情宜見生死少時相續而令調伏，能以神力隨彼所宜，或延七日以為一劫令彼有情謂經一劫、或促一劫以為七日令彼有情謂經七日，各隨所見而令調伏。雖現如是神通作用，而不令彼所化有情覺知如是時分延促，唯令所餘覩神通力調伏之者覺知延促。如是，安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方便善巧智力所入不可思議解脫境界，非諸聲聞、獨覺所測。

「又，舍利子！若住如是不可思議解脫菩薩，能以神力集一切佛功德莊嚴清淨世界置一佛土示諸有情。又以神力取一佛土一切有情置之右掌，乘意勢通遍到十方，普示一切諸佛國土。雖到十方一切佛土，住一佛國而不移轉。又以神力從一毛孔現出一切上妙供具，遍歷十方一切世界供養諸佛、菩薩、聲聞。又以神力於一毛孔普現十方一切世界所有日、月、星辰色像。又以神力乃至十方一切世界大風輪等吸置口中而身無損，一切世界草木、叢林雖遇此風竟無搖動。又以神力，十方世界所有佛土劫盡燒時，總一切火內置腹中，雖此火勢熾焰不息而於其身都無損害。又以神力過於下方無量俱胝殑伽沙等諸佛世界，舉一佛土擲置上方過於俱胝殑伽沙等諸佛世界一佛土中，如以針鋒舉小棗葉，擲置餘方都無所損。雖現如是神通作用，而無緣者不見、不知，於諸有情竟無惱害，唯令一切覩神通力調伏之者便見是事。如是，安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方便善巧智力所入不可思議解脫境界，非諸聲聞、獨覺所測。

「又，舍利子！若住如是不可思議解脫菩薩，能以神力現作佛身種種色像、或現獨覺及諸聲聞種種色像、或現菩薩種種色像——諸相隨好，具足莊嚴——或復現作梵王、帝釋、四大天王、轉輪王等一切有情種種色像。或以神力變諸有情令作佛身及諸菩薩、聲聞、獨覺、釋梵、護世、轉輪王等種種色像。或以神力轉變十方一切有情上中下品音聲差別，皆作佛聲第一微妙，從此佛聲演出無常苦空無我、究竟涅槃、寂靜義等言詞差別，乃至一切諸佛、菩薩、聲聞、獨覺說法音聲皆於中出，乃至十方諸佛說法所有一切名句、文身、音聲差別皆從如是佛聲中出，普令一切有情得聞，隨乘差別悉皆調伏。或以神力，普於十方隨諸有情言音差別，如其所應出種種聲演說妙法，令諸有情各得利益。

「唯，舍利子！我今略說安住如是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方便善巧智力所入不可思議解脫境界。若我廣說，或經一劫、或一劫餘、或復過此，智慧辯才終不可盡。如我智慧辯才無盡，安住如是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方便善巧智力所入不可思議解脫境界亦不可盡，以無量故。」

爾時，尊者大迦葉波聞說安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不可思議解脫神力，歎未曾有，便語尊者舍利子言：「譬如有人對生盲者，雖現種種差別色像，而彼盲者都不能見。如是，一切聲聞、獨覺皆若生盲、無殊勝眼，聞說安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所現難思解脫神力，乃至一事亦不能了。誰有智者——男子、女人——聞說如是不可思議解脫神力不發無上正等覺心？我等今者於此大乘如燋敗種永絕其根，復何所作？我等一切聲聞、獨覺聞說如是不思議解脫神力，皆應號泣聲震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菩薩聞說如是不可思議解脫神力，皆應欣慶頂戴受持，如王太子受灌頂位生長堅固信解勢力。若有菩薩聞說如是不可思議解脫神力堅固信解，一切魔王及諸魔眾於此菩薩無所能為。」

當於尊者大迦葉波說是語時，眾中三萬二千天子皆發無上正等覺心。

時無垢稱即語尊者迦葉波言：「十方無量無數世界作魔王者，多是安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方便善巧現作魔王，為欲成熟諸有情故。大迦葉波！十方無量無數世界一切菩薩，諸有來求手、足、耳、鼻、頭、目 、髓、腦、血、肉、筋骨、一切支體，妻妾、男女、奴婢、親屬，村城、聚落、國邑、王都、四大洲等，種種王位、財穀、珍寶、金銀、真珠、珊瑚、螺貝、吠琉璃等諸莊嚴具，房舍、床座、衣服、飲食、湯藥、資產、象馬輦輿、大小諸船、器仗軍眾，如是一切逼迫菩薩而求乞者，多是安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以巧方便現為斯事試驗菩薩，令其了知意樂堅固。所以者何？增上勇猛諸大菩薩，為欲饒益諸有情故，示現如是難為大事。凡夫下劣無復勢力，不能如是逼迫菩薩為此乞求。

「大迦葉波！譬如螢火終無威力映蔽日輪。如是，凡夫及下劣位無復勢力逼迫菩薩為此乞求。大迦葉波！譬如龍象現威鬪戰非驢所堪，唯有龍象能與龍象為斯戰諍。如是，凡夫及下劣位無有勢力逼迫菩薩，唯有菩薩能與菩薩共相逼迫，是名安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方便善巧智力所入不可思議解脫境界。」

說此法時，八千菩薩得入菩薩方便善巧智力所入不可思議解脫境界。

說無垢稱經卷第三

說無垢稱經卷第四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觀有情品第七

時妙吉祥問無垢稱：「云何菩薩觀諸有情？」
無垢稱言：「譬如幻師觀所幻事。如是，菩薩應正觀察一切有情。「又，妙吉祥！如有智人觀水中月、觀鏡中像、觀陽焰水、觀呼聲響、觀虛空中雲城臺閣、觀水聚沫所有前際、觀水浮泡或起或滅、觀芭蕉心所有堅實、觀第五大、觀第六蘊、觀第七根、觀十三處、觀十九界、觀無色界眾色影像、觀燋敗種所出牙莖、觀龜毛等所作衣服、觀夭沒者受欲戲樂、觀預流果所起分別薩迦耶見、觀一來果受第三有、觀不還果入母胎藏、觀阿羅漢貪瞋癡毒、觀得忍菩薩慳恪犯戒恚害等心、觀諸如來習氣相續、觀生盲者覩見眾色、觀住滅定有出入息、觀虛空中所有鳥跡、觀半擇迦根有勢用、觀石女兒所有作業、觀佛所化起諸結縛、觀諸畢竟不生煩惱、觀夢悟已夢中所見、觀不生火有所焚燒、觀阿羅漢後有相續。如是，菩薩應正觀察一切有情。所以者何？諸法本空，真實無我、無有情故。」
妙吉祥言：「若諸菩薩如是觀察一切有情，云何於彼修於大慈？」
無垢稱言：「菩薩如是觀有情已，自念：『我當為諸有情說如斯法，令其解了。』是名真實修於大慈，與諸有情究竟安樂。如是，菩薩修寂滅慈，無諸取故；修無熱慈，離煩惱故；修如實慈，三世等故；修不違慈，無等起故；修無二慈，離內外故；修無壞慈，畢竟住故；修堅固慈，增上意樂如金剛故；修清淨慈，本性淨故；修平等慈，等虛空故；修阿羅漢慈，永害結賊故；修獨覺慈，不待師資故；修菩薩慈，成熟有情無休息故；修如來慈，隨覺諸法真如性故；修佛之慈，覺悟睡夢諸有情故；修自然慈，任運等覺諸法性故；修菩提慈，等一味故；修無偏慈，愛憎斷故；修大悲慈，顯大乘故；修無諍慈，觀無我故；修無厭慈，觀性空故；修法施慈，離師捲故；修淨戒慈，成熟犯戒諸有情故；修堪忍慈，隨護自他令無損故；修精進慈，荷負有情利樂事故；修靜慮慈，無愛味故；修般若慈，於一切時現知法故；修方便慈，於一切門普示現故；修妙願慈，無量大願所引發故；修大力慈，能辦一切廣大事故；修若那慈，了知一切法性相故；修神通慈，不壞一切法性相故；修攝事慈，方便攝益諸有情故；修無著慈，無礙染故；修無詐慈，意樂淨故；修無諂慈，加行淨故；修無誑慈，不虛假故；修深心慈，離瑕

穢故；修安樂慈，建立諸佛安樂事故。唯，妙吉祥！是名菩薩修於大慈。」
妙吉祥言：「云何菩薩修於大悲？」
無垢稱言：「所有造作、增長善根悉皆棄捨，施諸有情一切無恪，是名菩薩修於大悲。」
妙吉祥言：「云何菩薩修於大喜？」
無垢稱言：「於諸有情作饒益事歡喜無悔，是名菩薩修於大喜。」
妙吉祥言：「云何菩薩修於大捨？」
無垢稱言：「平等饒益，不望果報，是名菩薩修於大捨。」
妙吉祥言：「若諸菩薩怖畏生死，當何所依？」
無垢稱言：「若諸菩薩怖畏生死，常正依住諸佛大我。」
又問：「菩薩欲住大我，當云何住？」
曰：「欲住大我，當於一切有情平等解脫中住。」
又問：「欲令一切有情解脫，當何所除？」
曰：「欲令一切有情解脫，除其煩惱。」
又問：「欲除一切有情煩惱，當何所修？」
曰：「欲除一切有情煩惱，當修如理觀察作意。」
又問：「欲修如理觀察作意，當云何修？」
曰：「欲修如理觀察作意，當修諸法不生不滅。」
又問：「何法不生？何法不滅？」
曰：「不善不生，善法不滅。」
又問：「善、不善法孰為本？」
曰：「以身為本。」
又問：「身孰為本？」
曰：「欲貪為本。」
又問：「欲貪孰為本？」
曰：「虛妄分別為本。」
又問：「虛妄分別孰為本？」
曰：「倒想為本。」
又問：「倒想孰為本？」
曰：「無住為本。」
妙吉祥言：「如是，無住孰為其本？」
無垢稱言：「斯問非理。所以者何？夫無住者，即無其本，亦無所住。由無其本、無所住故，即能建立一切諸法。」
時無垢稱室中有一本住天女，見諸大人、聞所說法，得未曾有，踴躍歡喜，便現其身，即以天花散諸菩薩、大聲聞眾。時彼天花至菩薩身即便墮落，至大聲聞便著不墮。時聲聞眾各欲去華，盡其神力皆不能去。

爾時，天女即問尊者舍利子言：「何故去華？」
舍利子言：「華不如法，我故去之。」
天女言：「止，勿謂此華為不如法。所以者何？是華如法，惟尊者等自不如法。所以者何？華無分別、無異分別，惟尊者等自有分別、有異分別。於善說法毘奈耶中，諸出家者若有分別、有異分別，則不如法；若無分別、無異分別，是則如法。惟，舍利子！觀諸菩薩華不著者，皆由永斷一切分別及異分別，觀諸聲聞華著身者，皆由未斷一切分別及異分別。
「惟，舍利子！如人有畏時，非人得其便；若無所畏，一切非人不得其便。若畏生死業煩惱者，即為色、聲、香、味、觸等而得其便；不畏生死業煩惱者，世間色、聲、香、味、觸等不得其便。又，舍利子！若煩惱習未永斷者，華著其身；若煩惱習已永斷者，華不著也。」
舍利子言：「天止此室經今幾何？」
天女答言：「我止此室如舍利子所住解脫。」
舍利子言：「天止此室如是久耶？」
天女復言：「所住解脫亦何如久？」
時舍利子默然不答。天曰：「尊者是大聲聞，具大慧辯，得此小問默不見答。」
舍利子言：「夫解脫者，離諸名言，吾今於此竟知何說。」
天曰：「所說文字皆解脫相。所以者何？如此解脫，非內、非外、非離二種中間可得；文字亦爾，非內、非外、非離二種中間可得。是故，無離文字說於解脫。所以者何？以其解脫，與一切法其性平等。」
舍利子言：「豈不以離貪、瞋、癡等為解脫耶？」
天曰：「佛為諸增上慢者說離一切貪、瞋、癡等以為解脫；若為遠離增上慢者即說一切貪、瞋、癡等本性解脫。」
舍利子言：「善哉，天女！汝何得證慧辯若斯？」
天曰：「我今無得、無證，慧辯如是。若言我今有得、有證，即於善說法毘奈耶為增上慢。」
舍利子言：「汝於三乘為何發趣？」
天女答言：「我於三乘竝皆發趣。」
舍利子言：「汝何密意作如是說？」
天曰：「我常宣說大乘令他聞故，我為聲聞；自然現覺真法性故，我為獨覺；常不捨離大慈悲故，我為大乘。
「又，舍利子！我為化度求聲聞乘諸有情故，我為聲聞；我為化度求獨覺乘諸有情故，我為獨覺；我為化度求無上乘諸有情故，我為大乘。

「又，舍利子！譬如有人入瞻博迦林，一切惟嗅瞻博迦香，終無樂嗅草麻香等。如是，若有止此室者，惟樂大乘功德之香，終不樂於聲聞、獨覺功德香等，由此室中一切佛法功德妙香常所薰故。
「又，舍利子！諸有釋梵四大天王、那伽、藥叉及阿素洛，廣說乃至人非人等，入此室者皆為瞻仰如是大士及為親近禮敬、供養聽聞大法，一切皆發大菩提心、皆持一切佛法功德妙香而出。
「又，舍利子！吾止此室十有二年，曾不聞說聲聞獨覺相應言論，惟聞大乘諸菩薩行大慈大悲不可思議諸佛妙法相應言論。
「又，舍利子！此室常現八未曾有殊勝之法。何等為八？謂，舍利子！此室常有金色光明周遍照曜，晝夜無異，不假日月所照為明，是為一未曾有殊勝之法。
「又，舍利子！此室常有一切世間人、非人等，入此室已不為一切煩惱所害，是為二未曾有殊勝之法。
「又，舍利子！此室常有一切釋梵四天王等及餘世界諸大菩薩集會不空，是為三未曾有殊勝之法。
「又，舍利子！此室常聞菩薩六種波羅蜜多不退法輪相應言論，是為四未曾有殊勝之法。
「又，舍利子！此室常作天人伎樂，於諸樂中演出無量百千法音，是為五未曾有殊勝之法。
「又，舍利子！此室常有四大寶藏、眾珍盈溢，恒無有盡，給施一切貧窮、鰥寡、孤獨、無依、乞求之者皆令稱遂，終不窮盡，是為六未曾有殊勝之法。
「又，舍利子！此室常有釋迦牟尼如來、無量壽如來、難勝如來、不動如來、寶勝如來、寶焰如來、寶月如來、寶嚴如來、寶音聲如來、師子吼如來、一切義成如來，如是等十方無量如來。若此大士發心祈請，應時即來廣為宣說一切如來祕要法門，說已還去，是為七未曾有殊勝之法。
「又，舍利子！此室常現一切佛土功德莊嚴、諸天宮殿眾妙綺飾，是為八未曾有殊勝之法。
「唯，舍利子！此室常現八未曾有殊勝之法，誰有見斯不思議事而復發心樂求聲聞、獨覺法乎？」
時舍利子問天女言：「汝今何不轉此女身？」
天女答言：「我居此室十有二年，求女人性了不可得。當何所轉？惟，舍利子！譬如幻師化作幻女。若有問言：『汝今何不轉此女身？』為正問不？」
舍利子言：「不也，天女！幻既非實，當何所轉？」
天曰：「如是，諸法性相皆非真實，猶如幻化，云何乃問不轉女身？」

即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子令如天女，自變其身如舍利子而問之言：「尊者！云何不轉女身？」
時舍利子以天女像而答之言：「我今不知轉滅男身轉生女像。」
天女復言：「尊者若能轉此女身，一切女身亦當能轉。如舍利子實非是女而現女身；一切女身亦復如是，雖現女身而實非女。世尊依此密意說言：『一切諸法，非男、非女。』」
爾時，天女作是語已還攝神力各復本形，問舍利子：「尊者女身今何所在？」
舍利子言：「今我女身無在、無變。」
天曰：「尊者！善哉善哉。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在、無變。說一切法無在、無變，是真佛語。」
時舍利子問天女言：「汝於此沒，當生何所？」
天女答言：「如來所化當所生處，我當生彼。」
舍利子言：「如來所化，無沒、無生。云何而言當所生處？」
天曰：「尊者！諸法有情應知亦爾，無沒、無生。云何問我當生何所？」
時舍利子問天女言：「汝當久如證得無上正等菩提？」
天女答言：「如舍利子還成異生，具異生法，我證無上正等菩提久近亦爾。」
舍利子言：「無處、無位，我當如是還成異生，具異生法。」
天曰：「尊者！我亦如是，無處、無位，當證無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無上菩提無有住處，是故亦無證菩提者。」
舍利子言：「若爾，云何佛說諸佛如殑伽沙現證無上正等菩提、已證、當證？」
天曰：「尊者！皆是文字、俗數、語言，說有三世諸佛證得，非謂菩提有去、來、今。所以者何？無上菩提超過三世。又，舍利子！汝已證得阿羅漢耶？」
舍利子言：「不得而得，得無所得。」
天曰：「尊者！菩提亦爾，不證而證，證無所證。」
時無垢稱即語尊者舍利子言：「如是，天女已曾供養、親近、承事九十有二百千俱胝那庾多佛、已能遊戲神通智慧、所願滿足得無生忍、已於無上正等菩提永不退轉，乘本願力如其所欲，隨所宜處成熟有情。」

說無垢稱經菩提分品第八

時妙吉祥問無垢稱：「云何菩薩於諸佛法到究竟趣？」
無垢稱言：「若諸菩薩行於非趣乃於佛法到究竟趣。」

妙吉祥言：「云何菩薩行於非趣？」
無垢稱言：「若諸菩薩雖復行於五無間趣，而無恚惱、忿害毒心；雖復行於那落迦趣，而離一切煩惱塵垢；雖復行於諸傍生趣，而離一切黑暗無明；雖復行於阿素洛趣，而離一切傲慢、憍逸；雖復行於琰魔王趣，而集廣大福慧資糧；雖復行於無色定趣，而能於彼不樂趣向；雖復示行貪欲行趣，而於一切所受欲中離諸染著；雖復示行瞋恚行趣，而於一切有情境界離諸瞋恚，無損害心；雖復示行愚癡行趣，而於諸法遠離一切黑暗無明，以智慧明而自調伏；雖復示行慳貪行趣，而能棄捨諸內外事不顧身命；雖復示行犯戒行趣，而能安立一切尸羅，杜多功德，少欲知足，於小罪中見大怖畏；雖復示行瞋忿行趣，而能究竟安住慈悲，心無恚惱；雖復示行懈怠行趣，而能勤習一切善根，精進無替；雖復示行根亂行趣，而常恬默，安止靜慮；雖復示行惡慧行趣，而善通達一切世間出世間信、至究竟慧波羅蜜多；雖復示行諂詐行趣，而能成辦方便善巧；雖復示行密語方便、憍慢行趣，而為成立濟度橋梁；雖復示行一切世間煩惱行趣，而性清淨究竟無染；雖復示行眾魔行趣，而於一切佛法覺慧而自證知，不隨他緣；雖復示行聲聞行趣，而為有情說未聞法；雖復示行獨覺行趣，而為成辦大慈大悲成熟有情；雖復現處諸貧窮趣，而得寶手珍財無盡；雖復現處諸缺根趣，而具相好妙色嚴身；雖復現處卑賤生趣，而生佛家種姓尊貴，積集殊勝福慧資糧；雖復現處羸劣、醜陋、眾所憎趣，而得勝妙那羅延身，一切有情常所樂見；雖復現處諸老、病趣，而能畢竟除老、病根，超諸死畏；雖復現處求財位趣，而多修習觀無常想，息諸悕求；雖復現處宮室、妓女、諸戲樂趣，而常超出諸欲淤泥，修習畢竟遠離之行；雖復現處諸頑闇趣，而具種種才辯莊嚴，得陀羅尼念慧無失；雖復現處諸邪道趣，而以正道度諸世間；雖復現處一切生趣，而實永斷一切趣生；雖復現處般涅槃趣，而常不捨生死相續；雖復示現得妙菩提轉大法輪入涅槃趣，而復勤修諸菩薩行相續無斷。唯，妙吉祥！菩薩如是行於非趣，乃得名為於諸佛法到究竟趣。」
時無垢稱問妙吉祥：「何等名為如來種性？願為略說。」
妙吉祥言：「所謂一切偽身種性是如來種性，一切無明有愛種性是如來種性，貪欲、瞋恚、愚癡種性是如來種性，四種虛妄顛倒種性是如來種性。如是，所有五蓋種性、六處種性、七識住種性、八邪種性、九惱事種性、十種不善業道種性，是如來種性。以要言之，六十二見、一切煩惱、惡不善法所有種性，是如來種性。」
無垢稱言：「依何密意作如是說？」
妙吉祥言：「非見無為、已入正性離生位者能發無上正等覺心，要住有為煩惱諸行、未見諦者能發無上正等覺心。譬如高原陸地不生

殟鉢羅花、鉢特摩花、拘母陀花、奔荼利花，要於卑濕穢淤泥中乃得生長此四種花。如是，聲聞獨覺種性、已見無為、已入正性離生位者，終不能發一切智心，要於煩惱諸行卑濕穢淤泥中方能發起一切智心，於中生長諸佛法故。

「又，善男子！譬如植種置於空中終不生長，要植卑濕糞壤之地乃得生長。如是，聲聞獨覺種性、已見無為、已入正性離生位者，不能生長一切佛法，雖起身見如妙高山，而能發起大菩提願，於中生長諸佛法故。

「又，善男子！譬如有人不入大海終不能得吠琉璃等無價珍寶，不入生死煩惱大海終不能發無價珍寶一切智心。是故，當知一切生死煩惱種性是如來種性。」

爾時，尊者大迦葉波歎妙吉祥：「善哉善哉！極為善說實語如語，誠無異言，一切生死煩惱種性是如來種性。所以者何？我等今者心相續中生死種子悉已燋敗，終不能發正等覺心，寧可成就五無間業，不作我等諸阿羅漢究竟解脫。所以者何？成就五種無間業者，猶能有力盡無間業、發於無上正等覺心、漸能成辦一切佛法；我等漏盡諸阿羅漢永無此能，如缺根士於妙五欲無所能為。如是，漏盡諸阿羅漢諸結永斷，即於佛法無所能為，不復志求諸佛妙法。是故，異生能報佛恩，聲聞、獨覺終不能報。所以者何？異生聞佛、法、僧功德，為三寶種終無斷絕、能發無上正等覺心、漸能成辦一切佛法；聲聞、獨覺假使終身聞說如來力無畏等乃至所有不共佛法一切功德，終不能發正等覺心。」

爾時，眾中有一菩薩名曰普現一切色身，問無垢稱言：「居士！父母、妻子、奴婢、僕使、親友、眷屬、一切侍衛、象馬車乘、御人等類，悉為是誰？皆何所在？」

時無垢稱以妙伽他而答之曰：

「慧度菩薩母、　善方便為父，
世間真導師，　無不由此生。
妙法樂為妻、　大慈悲為女、
真實諦法男、　思空勝義舍、
煩惱為賤隸、　僕使隨意轉、
覺分成親友，　由此證菩提。
六度為眷屬、　四攝為妓女、
結集正法言，　以為妙音樂。
總持作園苑、　大法成林樹、
覺品華莊嚴、　解脫智慧果。
八解之妙池，　定水湛然滿；

七淨華彌布，　洗除諸垢穢。
神通為象馬、　大乘以為車，
調御菩提心，　遊八道支路。
妙相具莊嚴，　眾好而綺間，
慚愧為衣服，　勝意樂為鬘。
具正法珍財，　曉示為方便，
無倒行勝利，　迴向大菩提。
四靜慮為床、　淨命為茵蓐，
念智常覺悟，　無不在定心。
既飡不死法，　還飲解脫味，
沐浴妙淨心，　塗香上品戒。
殄滅煩惱賊，　勇健無能勝，
摧伏四魔怨，　建妙菩提幢。
雖實無起滅，　而故思受生，
悉現諸佛土，　如日光普照。
盡持上妙供，　奉獻諸如來，
於佛及自身，　一切無分別。
雖知諸佛國，　及與有情空，
而常修淨土，　利物無休倦。
一切有情類，　色聲及威儀，
無畏力菩薩，　剎那能盡現。
雖覺諸魔業，　而示隨所轉，
至究竟方便，　有表事皆成。
或示現自身，　有諸老、病、死，
成熟諸有情，　如遊戲幻法；
或現劫火起，　天地皆熾然，
有情執常相，　照令知速滅。
千俱胝有情，　率土咸來請，
同時受彼供，　皆令趣菩提。
於諸禁呪術，　書論眾伎藝，
皆知至究竟，　利樂諸有情。
世間諸道法，　遍於中出家，
隨方便利生，　而不墮諸見。
或作日、月、天、　梵王、世界主，
地、水及火、風，　饒益有情類。
能於疾疫劫，　現作諸良藥，
蠲除諸疾苦，　令趣大菩提；
能於飢饉劫，　現作諸飲食，

先除彼飢渴，　說法令安泰；
能於刀兵劫，　修慈悲靜慮，
令無量有情，　欣然無恚害；
能於大戰陣，　示現力朋黨，
往復令和好，　勸發菩提心。
諸佛土無量，　地獄亦無邊，
悉往其方所，　拔苦令安樂。
諸有傍生趣，　殘害相食噉，
皆現生於彼，　利樂名本生。
示受於諸欲，　而常修靜慮，
惑亂諸惡魔，　令不得其便。
如火中生華，　說為甚希有，
修定而行欲，　希有復過此。
或現作婬女，　引諸好色者，
先以欲相招，　後令修佛智；
或為城邑宰、　商主及國師，
臣僚輔相尊，　利樂諸含識；
為諸匱乏者，　現作無盡藏，
給施除貧苦，　令趣大菩提；
於諸憍慢者，　現作大力士，
摧伏彼貢高，　令住菩提願；
於諸恐怖者，　方便善安慰，
除彼驚悸已，　令發菩提心；
現作五通仙，　清淨修梵行，
皆令善安住，　戒忍慈善中；
或見諸有情，　現前須給侍，
乃為作僮僕，　弟子而事之；
隨彼彼方便，　令愛樂正法，
於諸方便中，　皆能善修學。
如是無邊行，　及無邊所行，
無邊智圓滿，　度脫無邊眾。
假令一切佛，　住百千劫中，
讚述其功德，　猶尚不能盡。
誰聞如是法，　不願大菩提？
除下劣有情，　都無有慧者。」

說無垢稱經不二法門品第九

時無垢稱普問眾中諸菩薩曰：「云何菩薩善能悟入不二法門？仁者皆應任己辯才各隨樂說。」
時眾會中有諸菩薩各隨所樂次第而說。
時有菩薩名法自在，作如是言：「生、滅為二。若諸菩薩了知諸法本來無生，亦無有滅，證得如是無生法忍，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復有菩薩名曰勝密，作如是言：「我及我所分別為二。因計我故便計我所，若了無我亦無我所，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復有菩薩名曰無瞬，作如是言：「有取、無取分別為二。若諸菩薩了知無取則無所得，無所得故則無增減、無作、無息，於一切法無所執著，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復有菩薩名曰勝峯，作如是言：「雜染、清淨分別為二。若諸菩薩了知雜染、清淨無二則無分別，永斷分別趣寂滅跡，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復有菩薩名曰妙星，作如是言：「散動、思惟分別為二。若諸菩薩了知一切無有散動、無所思惟，則無作意。住無散動，無所思惟、無有作意，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復有菩薩名曰妙眼，作如是言：「一相、無相分別為二。若諸菩薩了知諸法無有一相、無有異相、亦無無相，則知如是一相、異相、無相平等，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復有菩薩名曰妙臂，作如是言：「菩薩、聲聞二心為二。若諸菩薩了知二心性空如幻，無菩薩心、無聲聞心，如是二心其相平等皆同幻化，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復有菩薩名曰育養，作如是言：「善及不善分別為二。若諸菩薩了知善性及不善性無所發起，相與無相二句平等，無取、無捨，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復有菩薩名曰師子，作如是言：「有罪、無罪分別為二。若諸菩薩了知有罪及與無罪二皆平等，以金剛慧通達諸法，無縛、無解，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復有菩薩名師子慧，作如是言：「有漏、無漏分別為二。若諸菩薩知一切法性皆平等，於漏、無漏不起二想，不著有想、不著無想，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復有菩薩名淨勝解，作如是言：「有為、無為分別為二。若諸菩薩了知二法性皆平等，遠離諸行，覺慧如空，智善清淨，無執、無遣，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復有菩薩名那羅延，作如是言：「世出、世間分別為二。若諸菩薩了知世間本性空寂，無入、無出，無流、無散，亦不執著，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復有菩薩名調順慧，作如是言：「生死、涅槃分別為二。若諸菩薩了知生死其性本空，無有流轉亦無寂滅，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復有菩薩名曰現見，作如是言：「有盡、無盡分別為二。若諸菩薩了知都無有盡、無盡，要究竟盡乃名為盡，若究竟盡不復當盡則名無盡。又，有盡者謂一剎那，一剎那中定無有盡則是無盡。有盡無故，無盡亦無。了知有盡、無盡性空，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復有菩薩名曰普密，作如是言：「有我、無我分別為二。若諸菩薩了知有我尚不可得，何況無我？見我、無我其性無二，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復有菩薩名曰電天，作如是言：「明與無明分別為二。若諸菩薩了知無明本性是明，明與無明俱不可得，不可算計、超算計路，於中現觀平等無二，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復有菩薩名曰憙見，作如是言：「色、受、想、行及識與空分別為二。若知取蘊性本是空，即是色空、非色滅空，乃至識蘊亦復如是，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復有菩薩名曰光幢，作如是言：「四界與空分別為二。若諸菩薩了知四界即虛空性，前中後際四界與空性皆無倒，悟入諸界，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復有菩薩名曰妙慧，作如是言：「眼色、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分別為二。若諸菩薩了知一切其性皆空，見眼自性於色無貪、無瞋、無癡；如是，乃至見意自性於法無貪、無瞋、無癡，此則為空。如是見已，寂靜安住，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復有菩薩名無盡慧，作如是言：「布施、迴向一切智性各別為二；如是，分別戒、忍、精進、靜慮、般若及與迴向一切智性各別為二。若了布施即所迴向一切智性，此所迴向一切智性即是布施；如是，乃至般若自性即所迴向一切智性，此所迴向一切智性即是般若。了此一理，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復有菩薩名甚深覺，作如是言：「空、無相、無願分別為二。若諸菩薩了知空中都無有相，此無相中亦無有願，此無願中無心、無意、無識可轉。如是，即於一解脫門具攝一切三解脫門。若此通達，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復有菩薩名寂靜根，作如是言：「佛、法、僧寶分別為二。若諸菩薩了知佛性即是法性、法即僧性，如是三寶皆無為相，與虛空等；諸法亦爾。若此通達，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復有菩薩名無礙眼，作如是言：「是薩迦耶及薩迦耶滅分別為二。若諸菩薩知薩迦耶即薩迦耶滅，如是了知，畢竟不起薩迦耶見，於薩迦耶薩迦耶滅，即無分別、無異分別。證得此二究竟滅性，無所猜疑、無驚、無懼，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復有菩薩名善調順，作如是言：「是身、語、意三種律儀分別為二。若諸菩薩了知如是三種律儀皆無作相，其相無二。所以者何？此三業道皆無作相——身無作相即語無作相、語無作相即意無作相、意無作相即一切法俱無作相——若能隨入無造作相，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復有菩薩名曰福田，作如是言：「罪行、福行及不動行分別為二。若諸菩薩了知罪行、福及不動皆無作相，其相無二。所以者何？罪、福、不動如是三行性相皆空，空中無有罪、福、不動三行差別，如是通達，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復有菩薩名曰華嚴，作如是言：「一切二法皆從我起。若諸菩薩知我實性即不起二，不起二故即無了別，無了別故無所了別，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復有菩薩名曰勝藏，作如是言：「一切二法有所得起。若諸菩薩了知諸法都無所得則無取捨，既無取捨，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復有菩薩名曰月上，作如是言：「明之與暗分別為二。若諸菩薩了知實相無暗、無明，其性無二。所以者何？譬如芯芻入滅盡定，無暗、無明；一切諸法其相亦爾。如是妙契諸法平等，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復有菩薩名寶印手，作如是言：「欣厭涅槃、生死為二。若諸菩薩了知涅槃及與生死不生欣厭則無有二。所以者何？若為生死之所繫縛則求解脫；若知畢竟無生死縛，何為更求涅槃解脫？如是通達，無縛、無解，不欣涅槃、不厭生死，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復有菩薩名珠髻王，作如是言：「正道、邪道分別為二。若諸菩薩善能安住正道，邪道究竟不行；以不行故，則無正道、邪道二相；除二相故則無二覺；若無二覺，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復有菩薩名曰諦實，作如是言：「虛之與實分別為二。若諸菩薩觀諦實性尚不見實，何況見虛？所以者何？此性非是肉眼所見，慧眼乃見。如是見時，於一切法無見、無不見，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如是，會中有諸菩薩隨所了知各別說已，同時發問妙吉祥言：「云何菩薩名為悟入不二法門？」
時妙吉祥告諸菩薩：「汝等所言雖皆是善，如我意者，汝等此說猶名為二。若諸菩薩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表、無示，離諸戲論、絕於分別，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時妙吉祥復問菩薩無垢稱言：「我等隨意各別說已，仁者當說，云何菩薩名為悟入不二法門？」
時無垢稱默然無說。
妙吉祥言：「善哉善哉！如是菩薩是真悟入不二法門，於中都無一切文字言說分別。」

此諸菩薩說是法時，於眾會中五千菩薩皆得悟入不二法門，俱時證會無生法忍。
說無垢稱經卷第四

說無垢稱經卷第五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香臺佛品第十

時舍利子作是思惟：「食時將至，此摩訶薩說法未起，我等聲聞及諸菩薩當於何食？」
時無垢稱知彼思惟便告之曰：「大德！如來為諸聲聞說八解脫，仁者已住，勿以財食染污其心而聞正法。若欲食者且待須臾，當令皆得未曾有食。」
時無垢稱便入如是微妙寂定，發起如是殊勝神通，示諸菩薩、大聲聞眾，上方界分去此佛土過四十二殑伽沙等諸佛世界，有佛世界名一切妙香，其中有佛號最上香臺，今現在彼安隱住持。彼世界中有妙香氣，比餘十方一切佛土人天之香最為第一。彼有諸樹皆出妙香，普薰方域一切周滿。彼中無有二乘之名，唯有清淨大菩薩眾，而彼如來為其說法。彼世界中一切臺觀、宮殿、經行、園林、衣服皆是種種妙香所成。彼佛世尊及菩薩眾所食香氣微妙第一，普薰十方無量佛土。
時彼如來與諸菩薩方共坐食，彼有天子名曰香嚴——已於大乘深心發趣——供養承事彼土如來及諸菩薩。
時此大眾一切皆覩彼界如來與諸菩薩方共坐食如是等事。
時無垢稱遍告一切菩薩眾言：「汝等大士誰能往彼取妙香食？」以妙吉祥威神力故，諸菩薩眾咸皆默然。
時無垢稱告妙吉祥：「汝今云何於此大眾而不加護，令其乃爾？」
妙吉祥言：「居士！汝今不應輕毀諸菩薩眾，如佛所言：『勿輕未學。』」
時無垢稱不起于床，居眾會前化作菩薩——身真金色，相好莊嚴，威德光明蔽於眾會——而告之曰：「汝善男子！宜往上方去此佛土過四十二殑伽沙等諸佛世界，有佛世界名一切妙香，其中有佛號最上香臺，與諸菩薩方共坐食。汝往到彼頂禮佛足，應作是言：『於此下方有無垢稱，稽首雙足，敬問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力康和、安樂住不？」遙心右繞多百千匝，頂禮雙足作如是言：「願得世尊所食之餘，當於下方堪忍世界施作佛事，令此下劣欲樂有情當欣大慧，亦使如來無量功德名稱普聞。」』」
時化菩薩於眾會前上昇虛空——舉眾皆見——神通迅疾經須臾頃便到一切妙香世界，頂禮最上香臺佛足，又聞其言：「下方菩薩名無垢稱，稽首雙足，敬問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力康

和、安樂住不？』遙心右繞多百千匝，頂禮雙足作如是言：『願得世尊所食之餘，當於下方堪忍世界施作佛事，令此下劣欲樂有情當欣大慧，亦使如來無量功德名稱普聞。』」
時彼上方菩薩眾會見化菩薩相好莊嚴，威德光明微妙殊勝，歎未曾有：「今此大士從何處來？堪忍世界為在何所？云何名為下劣欲樂？」尋問最上香臺如來：「唯願世尊為說斯事。」
佛告之曰：「諸善男子！於彼下方去此佛土過四十二殑伽沙等諸佛世界，有佛世界名曰堪忍，其中佛號釋迦牟尼如來、應、正等覺，今現在彼安隱住持，居五濁世為諸下劣欲樂有情宣揚正法。彼有菩薩名無垢稱——已得安住不可思議解脫法門——為諸菩薩開示妙法，遣化菩薩來至此間稱揚我身功德名號，并讚此土眾德莊嚴，令彼菩薩善根增進。」
彼菩薩眾咸作是言：「其德何如乃作是化，大神通力無畏若斯？」
彼佛告言：「諸善男子！是大菩薩成就殊勝大功德法，一剎那頃化作無量無邊菩薩，遍於十方一切國土，皆遣其往施作佛事，利益安樂無量有情。」
於是，最上香臺如來以能流出眾妙香器盛諸妙香所薰之食，授無垢稱化菩薩手。時彼佛土有九百萬大菩薩僧同時舉聲請於彼佛：「我等欲與此化菩薩俱往下方堪忍世界，瞻仰釋迦牟尼如來，禮敬供事、聽聞正法，并欲瞻仰、禮敬供事彼無垢稱及諸菩薩，唯願世尊加護聽許。」
彼佛告曰：「諸善男子！汝便可往，今正是時。汝等皆應自攝身香入堪忍界，勿令彼諸有情醉悶放逸；汝等皆應自隱色相入堪忍界，勿令彼諸菩薩心生愧恥。汝等於彼堪忍世界勿生劣想而作障礙。所以者何？諸善男子！一切國土皆如虛空，諸佛、世尊為欲成熟諸有情故，隨諸有情所樂示現種種佛土——或染、或淨，無決定相——而諸佛土實皆清淨、無有差別。」
時化菩薩受滿食器，與九百萬諸菩薩僧，承彼佛威神及無垢稱力於彼界沒，經須臾頃至於此土無垢稱室欻然而現。
時無垢稱化九百萬師子之座——微妙莊嚴，與前所坐諸師子座都無有異——令諸菩薩皆坐其上。
時化菩薩以滿食器授無垢稱。如是食器妙香普薰廣嚴大城及此三千大千世界無量無邊。妙香薰故，一切世界香氣芬馥。廣嚴大城諸婆羅門、長者、居士、人、非人等，聞是香氣得未曾有，驚歎無量，身心踊悅。
時此城中離呫毘王名為月蓋，與八萬四千離呫毘種，種種莊嚴，悉來入于無垢稱室，見此室中諸菩薩眾其數甚多、諸師子座高廣嚴飾，生大歡喜，歎未曾有，禮諸菩薩及大聲聞，却住一面。

時諸地神及虛空神，并欲色界諸天子眾，聞是妙香，各與眷屬無量百千，悉來入于無垢稱室。
時無垢稱便語尊者舍利子等諸大聲聞：「尊者可食如來所施甘露味食。如是食者，大悲所薰，勿以少分下劣心行而食此食；若如是食，定不能消。」
時眾會中有劣聲聞作如是念：「此食甚少，云何充足如是大眾？」
時化菩薩便告之言：「勿以汝等自少福慧測量如來無量福慧。所以者何？四大海水乍可有竭，是妙香食終無有盡。假使無量大千世界一切有情一一摶食，其食摶量等妙高山，如是摶食或經一劫、或一百劫猶不能盡。所以者何？如是食者，是無盡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所生。如來所食之餘，無量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經百千劫食此香食終不能盡。」於是大眾皆食此食悉得充滿而尚有餘。
時諸聲聞及諸菩薩并人天等一切眾會，食此食已其身安樂，譬如一切安樂莊嚴世界菩薩一切安樂之所住持，身諸毛孔皆出妙香；譬如一切妙香世界眾妙香樹常出無量種種妙香。
時無垢稱問彼上方諸來菩薩：「汝等知不？彼土如來於其世界為諸菩薩云何說法？」
彼諸菩薩咸共答言：「我土如來不為菩薩文詞說法，但以妙香令諸菩薩皆悉調伏。」
「彼諸菩薩各各安坐妙香樹下，諸妙香樹各各流出種種香氣，彼諸菩薩聞斯妙香便獲一切德莊嚴定，獲此定已即具一切菩薩功德。」
時彼上方諸來菩薩問無垢稱：「此土如來釋迦牟尼為諸有情云何說法？」
無垢稱曰：「此土有情一切剛強極難調化，如來還以種種能伏剛強語言而調化之。云何名為種種能伏剛強語言？謂為宣說此是地獄趣、此是傍生趣、此是餓鬼趣，此是無暇生、此是諸根缺，此是身惡行、是身惡行果，此是語惡行、是語惡行果，此是意惡行、是意惡行果，此是斷生命、是斷生命果，此是不與取、是不與取果，此是欲邪行、是欲邪行果，此是虛誑語、是虛誑語果，此是離間語、是離間語果，此是麁惡語、是麁惡語果，此是雜穢語、是雜穢語果，此是貪欲、是貪欲果，此是瞋恚、是瞋恚果，此是邪見、是邪見果，此是慳恪、是慳恪果，此是毀戒、是毀戒果，此是瞋恨、是瞋恨果，此是懈怠、是懈怠果，此是心亂、是心亂果，此是愚癡、是愚癡果，此受所學、此越所學，此持別解脫、此犯別解脫，此是應作、此非應作，此是瑜伽、此非瑜伽，此是永斷、此非永斷，此是障礙、此非障礙，此是犯罪、此是出罪，此是雜染、此是清淨，此是正道、此是邪道，此是善、此是惡，此是世間、此出世間，此是有罪、此是無罪，此是有漏、此是無漏，此是有為、此是無為，

此是功德、此是過失，此是有苦、此是無苦，此是有樂、此是無樂，此可厭離、此可欣樂，此可棄捨、此可修習，此是生死、此是涅槃，如是等法有無量門。此土有情其心剛強，如來說此種種法門安住其心令其調伏。

「譬如象馬[怡- 台+龍] 悞不調，加諸楚毒乃至徹骨然後調伏。如是，此土剛強有情極難調化，如來方便以如是等苦切言詞慇懃誨喻，然後調伏趣入正法。」

時彼上方諸來菩薩聞是說已得未曾有，皆作是言：「甚奇，世尊釋迦牟尼能為難事，隱覆無量尊貴功德，示現如是調伏方便，成熟下劣貧匱有情，以種種門調伏攝益。是諸菩薩居此佛土亦能堪忍種種勞倦，成就最勝希有堅牢不可思議大悲精進，助揚如來無上正法，利樂如是難化有情。」

無垢稱言：「如是，大士！誠如所說。釋迦如來能為難事，隱覆無量尊貴功德，不憚劬勞，方便調伏如是剛強難化有情。諸菩薩眾生此佛土亦能堪忍種種勞倦，成就最勝希有堅牢不可思議大悲精進，助揚如來無上正法，利樂如是無量有情。

「大士當知：堪忍世界行菩薩行饒益有情經於一生，所得功德多於一切妙香世界百千大劫行菩薩行饒益有情所得功德。所以者何？堪忍世界略有十種修集善法，餘十方界清淨佛土之所無有。何等為十？一、以惠施攝諸貧窮，二、以淨戒攝諸毀禁，三、以忍辱攝諸瞋恚，四、以精進攝諸懈怠，五、以靜慮攝諸亂意，六、以勝慧攝諸愚癡，七、以說除八無暇法普攝一切無暇有情，八、以宣說大乘正法普攝一切樂小法者，九、以種種殊勝善根普攝未種諸善根者，十、以無上四種攝法恒常成熟一切有情，是為十種修集善法，此堪忍界悉皆具足，餘十方界清淨佛土之所無有。」

時彼佛土諸來菩薩復作是言：「堪忍世界諸菩薩眾成就幾法無毀無傷，從此命終生餘淨土？」

無垢稱言：「堪忍世界諸菩薩眾成就八法無毀無傷，從此命終生餘淨土。何等為八？一者、菩薩如是思惟：『我於有情應作善事，不應於彼希望善報。』二者、菩薩如是思惟：『我應代彼一切有情受諸苦惱，我之所有一切善根悉迴施與。』三者、菩薩如是思惟：『我應於彼一切有情其心平等，心無罣礙。』四者、菩薩如是思惟：『我應於彼一切有情摧伏憍慢，敬愛如佛。』五者、菩薩信解增上，於未聽受甚深經典暫得聽聞，無疑、無謗；六者、菩薩於他利養無嫉妒心、於己利養不生憍慢；七者、菩薩調伏自心，常省己過，不譏他犯；八者、菩薩恒無放逸於諸善法，常樂尋求精進修行菩提分法。堪忍世界諸菩薩眾若具成就如是八法無毀無傷，從此命終生餘淨土。」

其無垢稱與妙吉祥諸菩薩等於大眾中宣說種種微妙法時，百千眾生同發無上正等覺心、十千菩薩悉皆證得無生法忍。

說無垢稱經菩薩行品第十一

佛時猶在菴羅衛林為眾說法，於眾會處其地欻然廣博嚴淨，一切大眾皆現金色。
時阿難陀即便白 佛：「世尊！此是誰之前相？於眾會中欻然如是廣博嚴淨，一切大眾皆現金色。」
佛告具壽阿難陀曰：「是無垢稱與妙吉祥將諸大眾恭敬圍繞，發意欲來赴斯眾會，現此前相。」
時無垢稱語妙吉祥：「我等今應與諸大士詣如來所，頂禮、供事、瞻仰世尊，聽受妙法。」
妙吉祥曰：「今正是時，可同行矣。」
時無垢稱現神通力，令諸大眾不起本處并師子座住右掌中往詣佛所，到已置地，恭敬頂禮世尊雙足，右繞七匝却住一面，向佛合掌，儼然而立。
諸大菩薩下師子座，恭敬頂禮世尊雙足，右繞三匝却住一面，向佛合掌，儼然而立。
諸大聲聞、釋梵、護世四天王等亦皆避座，恭敬頂禮世尊雙足，却住一面，向佛合掌，儼然而立。
於是，世尊如法慰問諸菩薩等一切大眾，作是告言：「汝等大士隨其所應各復本座。」時諸大眾蒙佛教勅，各還本座恭敬而坐。
爾時，世尊告舍利子：「汝見最勝菩薩大士自在神力之所為乎？」
舍利子言：「唯然，已見。」
世尊復問：「汝起何想？」
舍利子言：「起難思想。我見大士不可思議，於其作用神力功德不能算數、不能思惟、不能稱量、不能述歎。」
時阿難陀即便白 佛：「今所聞香昔來未有，如是香者為是誰香？」
佛告之言：「是諸菩薩毛孔所出。」
時舍利子語阿難陀：「我等毛孔亦出是香。」
阿難陀曰：「如是妙香，仁等身內何緣而有？」舍利子言：「是無垢稱自在神力，遣化菩薩往至上方最上香臺如來佛土，請得彼佛所食之餘來至室中供諸大眾，其間所有食此食者一切毛孔皆出是香。」
時阿難陀問無垢稱：「是妙香氣當住久如？」
無垢稱言：「乃至此食未皆消盡，其香猶住。」
阿難陀曰：「如是所食，其經久如當皆消盡？」

無垢稱言：「此食勢分七日七夜住在身中，過是已後乃可漸消，雖久未消而不為患。具壽當知：諸聲聞乘未入正性離生位者若食此食，要入正性離生位已然後乃消；未離欲者若食此食，要得離欲然後乃消；未解脫者若食此食，要心解脫然後乃消；諸有大乘菩薩種性未發無上菩提心者若食此食，要發無上菩提心已然後乃消；已發無上菩提心者若食此食，要當證得無生法忍然後乃消；其已證得無生忍者若食此食，要當安住不退轉位然後乃消；其已安住不退位者若食此食，要當安住一生繫位然後乃消。

「具壽當知：譬如世間有大藥王名最上味，若有眾生遇遭諸毒遍滿身者與令服之，乃至諸毒未皆除滅，是大藥王猶未消盡；諸毒滅已然後乃消。食此食者亦復如是，乃至一切煩惱諸毒未皆除滅，如是所食猶未消盡；煩惱滅已然後乃消。」

阿難陀言：「不可思議，如是大士所致香食能為眾生作諸佛事。」

佛即告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不可思議，此無垢稱所致香食能為眾生作諸佛事。」

爾時，佛復告阿難陀：「如無垢稱所致香食能為眾生作諸佛事，如是，於餘十方世界，或有佛土以諸光明而作佛事、或有佛土以菩提樹而作佛事、或有佛土以諸菩薩而作佛事、或有佛土以見如來色身相好而作佛事、或有佛土以諸化人而作佛事、或有佛土以諸衣服而作佛事、或有佛土以諸臥具而作佛事、或有佛土以諸飲食而作佛事、或有佛土以諸園林而作佛事、或有佛土以諸臺觀而作佛事、或有佛土以其虛空而作佛事。所以者何？由諸有情因此方便而得調伏。

「或有佛土為諸有情種種文詞宣說幻夢、光影、水月、響聲、陽焰、鏡像、浮雲、健達縛城、帝網等喻而作佛事；或有佛土以其音聲、語言、文字宣說種種諸法性相而作佛事；或有佛土清淨寂寞，無言、無說，無訶、無讚，無所推求、無有戲論，無表、無示，所化有情因斯寂寞自然證入諸法性相而作佛事。

「如是當知：十方世界諸佛國土其數無邊，所作佛事亦無數量。以要言之，諸佛所有威儀、進止、受用、施為，皆令所化有情調伏，是故一切皆名佛事。

「又，諸世間所有四魔、八萬四千諸煩惱門，有情之類為其所惱，一切如來即以此法為諸眾生而作佛事。

「汝今當知：如是法門名為悟入一切佛法。若諸菩薩入此法門，雖見一切成就無量廣大功德嚴淨佛土不生喜貪、雖見一切無諸功德雜穢佛土不生憂恚，於諸佛所發生上品信樂恭敬，歎未曾有。諸佛、世尊一切功德平等圓滿——得一切法究竟真實平等性故——為欲成熟差別有情示現種種差別佛土。

「汝今當知：如諸佛土雖所依地勝劣不同，而上虛空都無差別。如是當知：諸佛、世尊為欲成熟諸有情故，雖現種種色身不同而無障礙，福德智慧究竟圓滿都無差別。
「汝今當知：一切如來悉皆平等——所謂最上周圓無極形色威光、諸相隨好、族姓尊貴、清淨尸羅定慧解脫解脫知見、諸力無畏不共佛法、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利益安樂、威儀所行正行壽量、說法度脫成熟有情、清淨佛土，悉皆平等。以諸如來一切佛法悉皆平等，最上周圓究竟無盡，是故皆同名正等覺、名為如來、名為佛陀。
「汝今當知：設令我欲分別廣說此三句義，汝經劫住無間聽受，窮其壽量亦不能盡。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有情之類，皆如阿難得念總持多聞第一，咸經劫住無間聽受，窮其壽量亦不能盡。此正等覺、如來、佛陀三句妙義，無能究竟宣揚決擇，唯除諸佛。如是當知：諸佛菩提功德無量，無滯妙辯不可思議。」
說是語已，時阿難陀白 言：「世尊！我從今去不敢自稱得念總持多聞第一。」
佛便告曰：「汝今不應心生退屈。所以者何？我自昔來但說汝於聲聞眾中得念總持多聞第一，非於菩薩。汝今且止，其有智者不應測量諸菩薩事。汝今當知：一切大海源底深淺猶可測量，菩薩智慧、念、定、總持、辯才大海無能測者。汝等聲聞置諸菩薩所行境界不應思惟；於一食頃是無垢稱示現變化所作神通，一切聲聞及諸獨覺百千大劫示現變化神力所作亦不能及。」
時彼上方諸來菩薩皆起禮拜釋迦牟尼，合掌恭敬白 言：「世尊！我等初來見此佛土種種雜穢生下劣想，今皆悔愧捨離是心。所以者何？諸佛境界方便善巧不可思議，為欲成熟諸有情故，如如有情所樂差別，如是如是示現佛土。唯然，世尊！願賜少法，當還一切妙香世界，由此法故常念如來。」
說是語已，世尊告彼諸來菩薩言：「善男子！有諸菩薩解脫法門名有盡無盡，汝今敬受當勤修學。云何名為有盡無盡？言有盡者，即是有為，有生滅法；言無盡者，即是無為，無生滅法。
「菩薩不應盡其有為，亦復不應住於無為。云何菩薩不盡有為？謂諸菩薩不棄大慈、不捨大悲，曾所生起增上意樂，一切智心繫念寶重而不暫忘，成熟有情常無厭倦，於四攝事恒不棄捨，護持正法不惜身命，求習諸善終無厭足。常樂安立迴向善巧，詢求正法曾無懈倦，敷演法教不作師倦。常欣瞻仰供事諸佛，故受生死而無怖畏、雖遇興衰而無欣慼，於諸未學終不輕陵、於已學者敬愛如佛，於煩惱雜能如理思、於遠離樂能不耽染，於己樂事曾無味著、於他樂事深心隨喜，於所修習靜慮解脫等持等至如地獄想而不味著、於所遊歷界趣生死如宮苑想而不厭離，於乞求者生善友想捨諸所有皆無顧

悋，於一切智起迴向想，於諸毀禁起救護想，於波羅蜜多如父母想速令圓滿，於菩提分法如翼從想不令究竟，於諸善法常勤修習、於諸佛土恒樂莊嚴、於他佛土深心欣讚、於自佛土能速成就。

「為諸相好圓滿莊嚴，修行清淨無礙大施；為身語心嚴飾清淨，遠離一切犯戒惡法；為令身心堅固堪忍，遠離一切忿恨煩惱；為令所修速得究竟，經劫無數生死流轉；為令自心勇猛堅住，聽佛無量功德不倦；為欲永害煩惱怨敵，方便修治般若刀杖；為欲荷諸有情重擔，於蘊界處求遍了知；為欲摧伏一切魔軍，熾然精進曾無懈怠；為欲護持無上正法，離慢，勤求善巧化智；為諸世間愛重受化，常樂習行，少欲知足。

「於諸世法恒無雜染，而能隨順一切世間；於諸威儀恒無毀壞，而能示現一切所作。

「發生種種神通妙慧，利益安樂一切有情；受持一切所聞正法，為起妙智正念總持；發生諸根勝劣妙智，為斷一切有情疑惑；證得種種無礙辯才，敷演正法常無擁滯；為受人天殊勝喜樂，勤修清淨十善業道；為正開發梵天道路，勤進修行四無量智；為得諸佛上妙音聲，勸請說法，隨喜讚善；為得諸佛上妙威儀，常修殊勝寂靜三業；為令所修念念增勝，於一切法心無染滯；為善調御諸菩薩僧，常以大乘勸眾生學；為不失壞所有功德，於一切時常無放逸；為諸善根展轉增進，常樂修治種種大願；為欲莊嚴一切佛土，常勤修習廣大善根；為令所修究竟無盡，常修迴向善巧方便。

「諸善男子！修行此法是名菩薩不盡有為。

「云何菩薩不住無為？謂諸菩薩雖行於空，而於其空不樂作證；雖行無相，而於無相不樂作證；雖行無願，而於無願不樂作證；雖行無作，而於無作不樂作證；雖觀諸行皆悉無常，而於善根心無厭足；雖觀世間一切皆苦，而於生死故意受生；雖樂觀察內無有我，而不畢竟厭捨自身；雖樂觀察外無有情，而常化導心無厭倦；雖觀涅槃畢竟寂靜，而不畢竟墮於寂滅；雖觀遠離究竟安樂，而不究竟厭患身心；雖樂觀察無阿賴耶，而不棄捨清白 法藏；雖觀諸法畢竟無生，而常荷負利眾生事；雖觀無漏，而於生死流轉不絕；雖觀無行，而行成熟諸有情事；雖觀無我，而於有情不捨大悲；雖觀無生，而於二乘不墮正位；雖觀諸法畢竟空寂，而不空寂所修福德；雖觀諸法畢竟遠離，而不遠離所修智慧；雖觀諸法畢竟無實，而常安住圓滿思惟；雖觀諸法畢竟無主，而常精勤求自然智；雖觀諸法永無幟幟，而於了義安立佛種。

「諸善男子！修行此法是名菩薩不住無為。

「又，善男子！以諸菩薩常勤修集福資糧故不住無為，常勤修集智資糧故不盡有為；成就大慈無缺減故不住無為，成就大悲無缺減故

不盡有為；利益安樂諸有情故不住無為，究竟圓滿諸佛法故不盡有為；成滿一切相好莊嚴佛色身故不住無為，證得一切力無畏等佛智身故不盡有為；方便善巧化眾生故不住無為，微妙智慧善觀察故不盡有為；修治佛土究竟滿故不住無為，佛身安住常無盡故不盡有為；常作饒益眾生事故不住無為，領受法義無休廢故不盡有為；積集善根常無盡故不住無為，善根力持不斷壞故不盡有為；為欲成滿本所願故不住無為，於永寂滅不希求故不盡有為；圓滿意樂善清淨故不住無為，增上意樂善清淨故不盡有為；恒常遊戲五神通故不住無為，佛智六通善圓滿故不盡有為；波羅蜜多資糧滿故不住無為，本所思惟未圓滿故不盡有為；集法財寶常無厭故不住無為，不樂希求少分法故不盡有為；堅牢誓願常無退故不住無為，能令誓願究竟滿故不盡有為；積集一切妙法藥故不住無為，隨其所應授法藥故不盡有為；遍知眾生煩惱病故不住無為，息除眾生煩惱病故不盡有為。

「諸善男子！菩薩如是不盡有為、不住無為，是名安住有盡無盡解脫法門，汝等皆當精勤修學。」

爾時，一切妙香世界最上香臺如來佛土諸來菩薩聞說如是有盡無盡解脫門已，法教開發勸勵其心，皆大歡喜，身心踊躍，以無量種上妙香花、諸莊嚴具供養世尊及諸菩薩并此所說有盡無盡解脫法門。復以種種上妙香花散遍三千大千世界，香花覆地深沒於膝。時諸菩薩恭敬頂禮世尊雙足，右繞三匝，稱揚讚頌釋迦牟尼及諸菩薩并所說法，於此佛土欻然不現，經須臾間便住彼國。

說無垢稱經卷第五

說無垢稱經卷第六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觀如來品第十二

爾時，世尊問無垢稱言：「善男子！汝先欲觀如來身故而來至此，汝當云何觀如來乎？」
無垢稱言：「我觀如來都無所見，如是而觀。何以故？我觀如來，非前際來、非往後際、現在不住。所以者何？我觀如來色真如性其性非色，受真如性其性非受，想真如性其性非想，行真如性其性非行，識真如性其性非識。不住四界，同虛空界；非六處起，超六根路；不雜三界，遠離三垢；順三解脫，隨至三明。非明而明、非至而至，至一切法無障礙際。實際非際、真如非如，於真如境常無所住、於真如智恒不相應。真如境智其性俱離，非因所生、非緣所起，非有相、非無相，非自相、非他相，非一相、非異相，非即所相、非離所相，非同所相、非異所相，非即能相、非離能相，非同能相、非異能相，非此岸、非彼岸、非中流，非在此、非在彼、非中間，非內、非外，非俱、不俱，非已去、非當去、非今去，非已來、非當來、非今來，非智、非境，非能識、非所識，非隱、非顯，非闇、非明，無住、無去，無名、無相，無強、無弱，不住方分、不離方分，非雜染、非清淨，非有為、非無為，非永寂滅、非不寂滅，無少事可示、無少義可說，無施、無慳，無戒、無犯，無忍、無恚，無勤、無怠，無定、無亂，無慧、無愚，無諦、無妄，無出、無入，無去、無來，一切語言施為斷滅。非福田、非不福田，非應供、非不應供，非能執、非所執，非能取、非所取，非相、非不相，非為、非不為，無數、離諸數，無礙、離諸礙，無增、無減。平等平等，同真實際，等法界性。非能稱、非所稱、超諸稱性，非能量、非所量、超諸量性，無向、無背、超諸向背，無勇、無怯、超諸勇怯，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見、無聞，無覺、無知。離諸繫縛，蕭然解脫，證會一切智智平等，獲得一切有情無二，逮於諸法無差別性，周遍一切，無罪、無愆，無濁、無穢，無所礙著，離諸分別，無作、無生，無虛、無實，無起、無盡，無曾、無當，無怖、無染，無憂、無喜，無厭、無欣，一切分別所不能緣、一切名言所不能說。
「世尊！如來身相如是，應如是觀，不應異觀。如是觀者名為正觀，若異觀者名為邪觀。」

爾時，舍利子白 佛言：「世尊！此無垢稱從何命終而來生此堪忍世界？」
世尊告曰：「汝應問彼。」
時舍利子問無垢稱：「汝從何沒來生此土？」
無垢稱言：「唯，舍利子！汝於諸法遍知作證，頗有少法可沒生乎？」
舍利子言：「唯，無垢稱！無有少法可沒生也。」
無垢稱言：「若一切法遍知作證無沒生者，云何問言：『汝從何沒來生此土？』又，舍利子！於意云何？諸有幻化所作男女，從何處沒而來生此？」
舍利子言：「幻化男女不可施設有沒生也。」
無垢稱言：「如來豈不說一切法如幻化耶？」
舍利子言：「如是如是。」
無垢稱言：「若一切法自性自相如幻如化，云何仁者欻爾問言：『汝從何沒來生此土？』又，舍利子！沒者即是諸行斷相，生者即是諸行續相。菩薩雖沒，不斷一切善法行相；菩薩雖生，不續一切惡法行相。」
爾時，世尊告舍利子：「有佛世界名曰妙喜，其中如來號為無動，是無垢稱為度眾生，從彼土沒來生此界。」
舍利子言：「甚奇，世尊！如此大士未曾有也，乃能捨彼清淨佛土而來樂此多雜穢處。」
無垢稱曰：「唯，舍利子！於意云何？日光豈與世間闇冥樂相雜住？」
舍利子言：「不也，居士！日輪纔舉，眾冥都息。」
無垢稱曰：「日輪何故行贍部洲？」
舍利子言：「為除闇冥，作照明故。」
無垢稱曰：「菩薩如是，為度有情生穢佛土，不與一切煩惱雜居，滅諸眾生煩惱闇耳。」
爾時，大眾咸生渴仰，欲見妙喜功德莊嚴清淨佛土無動如來及諸菩薩、聲聞等眾。
佛知眾會意所思惟，告無垢稱言：「善男子！今此會中諸神仙等一切大眾咸生渴仰，欲見妙喜功德莊嚴清淨佛土無動如來及諸菩薩、聲聞等眾，汝可為現令所願滿。」
時無垢稱作是思惟：「吾當於此不起于座，以神通力速疾移取妙喜世界及輪圍山、園林、池沼、泉源、谿谷、大海、江河，諸蘇迷盧圍繞峯壑，日、月、星宿，天、龍、鬼、神、帝釋、梵王宮殿，眾會并諸菩薩、聲聞眾等，村城、聚、落國邑、王都、在所居家男女大小，乃至廣說無動如來、應、正等覺大菩提樹、聽法安坐海會大

眾諸寶蓮華往十方界為諸有情作佛事者，三道寶階自然涌出。從贍部洲至蘇迷頂三十三天，為欲瞻仰禮敬供養不動如來及聞法故，從此寶階每時來下；贍部洲人為欲觀見三十三天園林宮室，每亦從此寶階而上。如是清淨妙喜世界——無量功德所共合成，下從水際輪，上至色究竟——悉皆斷取置右掌中，如陶家輪、若花鬘貫，入此世界示諸大眾。」

其無垢稱既作是思，不起于床入三摩地，發起如是殊勝神通，速疾斷取妙喜世界置于右掌入此界中。

彼土聲聞及諸菩薩、人天大眾得天眼者咸生恐怖，俱發聲言：「誰將我去？誰將我去？唯願世尊救護我等，唯願善逝救護我等。」

時無動佛為化眾生方便告言：「諸善男子！汝等勿怖，汝等勿怖。是無垢稱神力所引，非我所能。」

彼土初學人天等眾、未得殊勝天眼通者皆悉安然不知不見，聞是語已咸相驚問：「我等於今當何所往？」

妙喜國土雖入此界，然其眾相無減、無增，堪忍世間亦不迫迮。雖復彼此二界相雜，各見所居與本無異。

爾時，世尊釋迦牟尼告諸大眾：「汝等神仙普皆觀見妙喜世界無動如來莊嚴佛土及諸菩薩、聲聞等耶？」

一切咸言：「世尊！已見。」

時無垢稱即以神力化作種種上妙天花及餘末香與諸大眾，令散供養釋迦牟尼、無動如來、諸菩薩等。

於是，世尊復告大眾：「汝等神仙欲得成辦如是功德莊嚴佛土為菩薩者，皆當隨學無動如來本所修行諸菩薩行。」

其無垢稱以神通力示現如是妙喜界時，堪忍土中有八十四那庾多數諸人天等同發無上正等覺心，悉願當生妙喜世界。世尊咸記：「皆當往生無動如來所居佛土。」

時無垢稱以神通力移取如是妙喜世界、無動如來、諸菩薩等為欲饒益此界有情，其事畢已還置本處，彼此分離，兩眾皆見。

爾時，世尊告舍利子：「汝已觀見妙喜世界、無動如來、菩薩等不？」

舍利子言：「世尊！已見。願諸有情皆住如是莊嚴佛土，願諸有情成就如是福德智慧圓滿功德一切皆似無動如來，願諸有情皆當獲得自在神通如無垢稱。

「世尊！我等善獲勝利瞻仰親近如是大士，其諸有情若但聞此殊勝法門當知猶名善獲勝利，何況聞已信解、受持、讀誦、通利、廣為他說？況復方便精進修行？

「若諸有情手得如是殊勝法門便為獲得法珍寶藏，若諸有情信解如是殊勝法門便為紹繼諸佛相續，若諸有情讀誦如是殊勝法門便成菩

薩與佛為伴，若諸有情受持如是殊勝法門便為攝受無上正法，若有供養學此法者當知其室即有如來，若有書寫供養如是殊勝法門便為攝受一切福德、一切智智，若有隨喜如是法門便為施設大法祠祀，若以如是殊勝法門一四句頌為他演說便為已逮不退轉位，若善男子或善女人能於如是殊勝法門信解忍受愛樂觀察，即於無上正等菩提已得授記。」

說無垢稱經法供養品第十三

爾時，天帝釋白 佛言：「世尊！我雖從佛及妙吉祥聞多百千法門差別，而未曾聞如是所說不可思議自在神變解脫法門。如我解佛所說義趣，若諸有情聽聞如是所說法門，信解、受持、讀誦、通利、廣為他說，尚為法器決定無疑，何況精勤如理修習？如是有情關閉一切惡趣險徑、開闢一切善趣夷塗，常見一切諸佛菩薩，降伏一切外道他論、摧滅一切暴惡魔軍，淨菩提道，安立妙覺履踐如來所行之路。」

復言：「世尊！若諸有情聽聞如是所說法門，信解、受持、乃至精勤如理修習，我當與其一切眷屬恭敬供養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世尊！若有村城、聚落、國邑、王都——受持、讀誦、開解、流通此法門處——我亦與其一切眷屬為聞法故共詣其所，諸未信者當令其信，諸已信者如法護持令無障難。」

爾時，世尊告天帝釋：「善哉善哉！如汝所說，汝今乃能隨喜如來所說如是微妙法門。天帝當知：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所有無上正等菩提，皆於如是所說法門略說開示。是故，若有諸善男子或善女人聽聞如是所說法門，信解、受持、讀誦、通利、廣為他說、書寫供養，即為供養過去、未來、現在諸佛。

「又，天帝釋！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滿中如來——譬如甘蔗及竹葦、麻稻、山林等——若善男子或善女人經於一劫或一劫餘，恭敬尊重、讚歎承事，以諸天人一切上妙安樂供具、一切上妙安樂所居，奉施供養於諸如來。般涅槃後供養一一全身舍利，以七珍寶起窣堵波——縱廣量等四洲世界，其形高峻上至梵天，表柱、輪盤、香花、幡蓋、眾珍、伎樂嚴飾第一——如是建立一一如來七寶莊嚴窣堵波已，經於一劫或一劫餘，以諸天人一切上妙花鬘、燒香、塗香、末香、衣服、幡蓋、寶幢、燈輪、眾珍、伎樂、種種供具恭敬尊重、讚歎供養。於意云何？是善男子或善女人由此因緣獲福多不？」

天帝釋言：「甚多，世尊！難思，善逝！百千俱胝那庾多劫亦不能說其福聚量。」

佛告天帝：「如是如是。吾今復以誠言語汝：若善男子或善女人聽聞如是不可思議自在神變解脫法門，信解、受持、讀誦、宣說，所獲福聚甚多於彼。所以者何？諸佛無上正等菩提從此生故，唯法供養乃能供養如是法門，非以財物。天帝當知：無上菩提功德多故，供養此法其福甚多。」

爾時，世尊告天帝釋：「乃往過去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數大劫有佛出世，名曰藥王如來、應、正等覺、明行圓滿、善逝、世間解、無上丈夫、調御士、天人師、佛、世尊。彼佛世界名曰大嚴，劫名嚴淨。藥王如來壽量住世二十中劫，其聲聞僧有三十六俱胝那庾多數、其菩薩眾十二俱胝。

「時有輪王名曰寶蓋，成就七寶主四大洲，具足千子端嚴勇健能伏他軍。時王寶蓋與其眷屬，滿五中劫恭敬尊重、讚歎承事藥王如來，以諸天人一切上妙安樂供具、一切上妙安樂所居，奉施供養。過五劫已，時寶蓋王告其千子：『汝等當知：我已供養藥王如來，汝等今者亦當如我奉施供養。』於是，千子聞父王教歡喜敬受，皆曰：『善哉，一切協同滿五中劫。』與其眷屬恭敬尊重、讚歎承事藥王如來，以諸人天一切上妙安樂供具、一切上妙安樂所居，奉施供養。

「時一王子名為月蓋，獨處閑寂作是思惟：『我等於今如是慇重恭敬供養藥王如來，頗有其餘恭敬供養最上、最勝、過於此不？』以佛神力，於上空中有天發聲告王子曰：『月蓋當知：諸供養中，其法供養最為殊勝。』即問：『云何名法供養？』天答：『月蓋！汝可往問藥王如來：「世尊！云何名法供養？」佛當為汝廣說開示。』

「王子月蓋聞天語已，即便往詣藥王如來，恭敬慇懃頂禮雙足，右遶三匝却住一面白 言：『世尊！我聞一切諸供養中，其法供養最為殊勝，此法供養其相云何？』

「藥王如來告王子曰：『月蓋當知：法供養者，謂於諸佛所說經典——微妙甚深似甚深相，一切世間極難信受、難度、難見，幽玄細密，無染了義，非分別知；菩薩藏攝總持經王，佛印所印分別開示不退法輪，六到彼岸由斯而起，善攝一切所應攝受；菩提分法正所隨行，七等覺支親能導發，辯說開示大慈大悲，拔濟引安諸有情類，遠離一切見趣魔怨；分別闡揚甚深緣起，辯內無我、外無有情，於二中間無壽命者、無養育者，畢竟無有；補特伽羅性空，無相、無願、無作、無起；相應能引妙覺、能轉法輪，天、龍、藥叉、健達縛等咸共尊重稱歎供養；引導眾生大法供養，圓滿眾生大法祠祀，一切聖賢悉皆攝受；開發一切菩薩妙行，真實法義之所歸依，最勝無礙由斯而起；詳說諸法無常有苦、無我寂靜，發生四種

法嗢拕南，遣除一切慳貪、毀禁、瞋恨、懈怠、妄念、惡慧，驚怖一切外道邪論、惡見、執著，開發一切有情善法增上勢力，摧伏一切惡魔軍眾；諸佛聖賢共所稱歎，能除一切生死大苦、能示一切涅槃大樂，三世十方諸佛共說——於是經典若樂聽聞、信解、受持、讀誦、通利，思惟觀察甚深義趣，令其顯著施設安立，分別開示明了現前，復廣為他宣揚辯說，方便善巧攝護正法，如是一切名法供養。

「『復次，月蓋！法供養者，謂於諸法如法調伏，及於諸法如法修行。隨順緣起，離諸邪見，修習無生，不起法忍，悟入無我及無有情。於諸因緣無違、無諍、不起異議，離我我所、無所攝受。依趣於義、不依於文，依趣於智、不依於識，依趣了義所說契經、終不依於不了義說世俗經典而生執著，依趣法性、終不依於補特伽羅見有所得。如其性相悟解諸法，入無藏攝滅阿賴耶，息除無明乃至老、死，息除愁歎、憂苦、熱惱，觀察如是十二緣起無盡引發、常所引發，願諸有情捨諸見趣。如是名為上法供養。』」

佛告天帝：「王子月蓋從藥王佛聞說如是上法供養，得順法忍，即脫寶衣、諸莊嚴具，奉施供養藥王如來，白言：『世尊！我願於佛般涅槃後攝受正法，作法供養護持正法。唯願如來以神通力哀愍加威，令得無難降伏魔怨，護持正法修菩薩行。』藥王如來既知月蓋增上意樂，便記之曰：『汝於如來般涅槃後能護法城。』

「時彼王子得聞授記歡喜踊躍，即於藥王如來住世聖法教中以清淨信棄捨家法、趣於非家。既出家已，勇猛精進修諸善法；勤修善故，出家未久獲五神通，至極究竟得陀羅尼無斷妙辯。

「藥王如來般涅槃後，以其所得神通智力，經十中劫隨轉如來所轉法輪。月蓋苾芻滿十中劫隨轉法輪護持正法，勇猛精進，安立百千俱胝有情令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教化十四那庾多生令於聲聞獨一覺乘心善調順、方便引導無量有情令生天上。」

佛告天帝：「彼時寶蓋轉輪王者豈異人乎？勿生疑惑、莫作異觀。所以者何？應知即是寶焰如來。其王千子即賢劫中有千菩薩次第成佛——最初成佛名迦洛迦孫馱如來，最後成佛名曰盧至，四已出世，餘在當來。彼時護法月蓋王子豈異人乎？即我身是。天帝當知：我說一切於諸佛所設供養中，其法供養最尊、最勝、最上、最妙、最為無上。是故，天帝！欲於佛所設供養者，當法供養，無以財物。」

說無垢稱經囑累品第十四

爾時，佛告慈氏 菩薩：「吾今以是無量無數百千俱胝那庾多劫所集無上正等菩提所流大法付囑於汝。如是經典——佛威神力之所住持、佛威神力之所加護——汝於如來般涅槃後五濁惡世，亦以神力住持攝受，於贍部洲廣令流布無使隱滅。所以者何？於未來世有善男子或善女人、天、龍、藥叉、健達縛等——已種無量殊勝善根、已於無上正等菩提心生趣向勝解廣大——若不得聞如是經典，即當退失無量勝利；若彼得聞如是經典必當信樂，發希有心歡喜頂受。我今以彼諸善男子、善女人等付囑於汝，汝當護念令無障難，於是經典聽聞修學，亦令如是所說法門廣宣流布。

「慈氏 當知：略有二種菩薩相印。何等為二？一者、信樂種種綺飾文詞相印，二者、不懼甚深法門，如其性相悟入相印。若諸菩薩尊重信樂綺飾文詞，當知是為初學菩薩；若諸菩薩於是甚深無染無著不可思議自在神變解脫法門微妙經典無有恐畏，聞已信解、受持、讀誦、令其通利、廣為他說，如實悟入精進修行得出世間清淨信樂，當知是為久學菩薩。

「慈氏 當知：略由四緣初學菩薩為自毀傷不能獲得甚深法忍。何等為四？一者、初聞昔所未聞甚深經典，驚怖疑惑，不生隨喜；二者、聞已誹謗輕毀，言：『是經典我昔未聞，從何而至？』三者、見有受持、演說此深法門善男子等不樂親近、恭敬禮拜；四者、後時輕慢、憎嫉、毀辱、誹謗。由是四緣，初學菩薩為自毀傷，不能獲得甚深法忍。

「慈氏 當知：略由四緣信解甚深法門菩薩為自毀傷不能速證無生法忍。何等為四？一者、輕蔑發趣大乘未久修行初學菩薩，二者、不樂攝受誨示、教授、教誡，三者、甚深廣大學處不深敬重，四者、樂以世間財施攝諸有情、不樂出世清淨法施。由是四緣信解甚深法門菩薩為自毀傷，不能速證無生法忍。」

慈氏 菩薩聞佛語已歡喜踊躍而白 佛言：「世尊所說甚為希有，如來所言甚為微妙。如佛所示菩薩過失，我當悉皆究竟遠離；如來所有無量無數百千俱胝那庾多劫所集無上正等菩提所流大法，我當護持，令不隱滅。若未來世諸善男子或善女人求學大乘是真法器，我當令其手得如是甚深經典，與其念力令於此經受持、讀誦、究竟通利、書寫、供養、無倒修行、廣為他說。世尊！後世於是經典若有聽聞、信解、受持、讀誦、通利、無倒修行、廣為他說，當知皆是我威神力住持加護。」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汝為極善，乃能隨喜如來善說，攝受護持如是正法。」

爾時，會中所有此界及與他方諸來菩薩，一切合掌俱發聲言：「世尊！我等亦於如來般涅槃後，各從他方諸別世界皆來至此，護持如

來所得無上正等菩提所流大法，令不隱滅，廣宣流布。若善男子或善女人能於是經聽聞、信解、受持、讀誦、究竟通利、無倒修行、廣為他說，我當護持，與其念力令無障難。」
時此眾中四大天王亦皆合掌同聲白 佛：「世尊！若有村城、聚落、國邑、王都——如是法門所流行處——我等皆當與其眷屬并大力將率諸軍眾，為聞法故往詣其所，護持如是所說法門，及能宣說、受持、讀誦此法門者，於四方面百踰繕那皆令安隱，無諸障難、無有伺求得其便者。」
爾時，世尊復告具壽阿難陀曰：「汝應受持如是法門，廣為他說令其流布。」
阿難陀曰：「我已受持如是法門。世尊！如是所說法門其名何等？我云何持？」
世尊告曰：「如是名為『說無垢稱不可思議自在神變解脫法門』，應如是持。」
時薄伽梵說是經已，無垢稱菩薩、妙吉祥菩薩、具壽阿難陀，及餘菩薩、大聲聞眾并諸天人、阿素洛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說無垢稱經卷第六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 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